



萃園

2016 年春季号【总第 29 期】

主 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工会委员会

主 办：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萃园诗社

艺术顾问：仝兆岐 李维钧

社 长：王玉宝

副 社 长：吴文山 杨 辉

秘 书 长：刘积舜

主 编：吴文山

副 主 编：杨 辉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书亭 王玉宝 刘积舜 李杰训

沈刘峡 张 军 张卫东 郭 文

夏从亚 窦同关 魏学宝

责任编辑：王玉宝（古体诗词）

wangyb@upol.cn

张卫东（新体诗、教工稿件）

13705466308@163.com

吴文山（美文、理论）

wuwenshan@upc.edu.cn

刘积舜（美术、学生稿件）

liujishun@upc.edu.cn

杨 辉（美文、理论）

yanghui@upc.edu.cn

窦同关（校友稿件）

doutg@petrochina.com.cn

编辑部通联：赵月东 13969667501

封面题字：舒同

封面设计：北京悟本设计（青岛）公司

排 版：中国石油大学教育发展中心资源建设部

准印证号：东营市文广新局准印证（2014）第 011 号

卷首语

诗意春天

张卫东

这个春天本来已经够美了，竟还有人在春天里为你写诗、为你读诗！就像在心爱的园子里丢了一粒神奇的籽儿，突然就长出了满地的美、满地的梦、满地的好心情！

诗是春天里最美的姑娘。她迈着盛唐优雅的步伐，悄悄走进我的心房；她半掩红豆相思的娇容，生生偷走了我的目光。那朦朦胧胧、朦朦胧胧的感觉，萦绕在我春眠难醒的梦乡。

诗是春天里最美的图画。沿着雪地淡淡的脚印，去轻轻叩响冰河的心扉；远望孤舟笠翁的影子，悠悠传来牧童笛声悠扬。那缤纷纷纷、缤纷纷纷的色彩，殷勤地变换着田野的新装。

诗意的春天里，疯长着爱情，疯长着希望，疯长着所有的生命！

春天的路，因为恋人显得拥挤；春天的人，因为拥挤显得多情；而春天的诗，也因为多情显得格外生动，传诵不衰……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01

诗意春天 张卫东

雅颂园丁 06

雅颂园丁 王玉宝

唐岛行吟 14

干草（外二首） 韩宗宝

月亮之上 沈军

把春风种下（外三首） 张岩

守候（外四首） 赵瑞芬

带着眼睛上路（外一首） 蒙坚

写给喜欢海子的我们（外二首） 张卫东

疆魂 佚名

十四行的爱（76—100） 张秀良

青春 龚文涛

亲爱的，你怎么忍心伤害我（外二首） 周红霞

我与出版社 任玉梅

端午节悼屈原（七律二首） 王敬东

风华正茂

38

春天来了，我们走走看看吧 左伟楠

落 樱 邓 袭

屈 原 刘瑞晓

一声嘹远的凤鸣 张丽萍

我和你不曾有过的分离 郝心舒

笔 帽 何相蓉

城 王娇杨

喜欢阴天的姑娘 陈姝池

你 商倩倩

那一夜 魏 鑫

错 过 刘 洋

“石光”里的生命 梁志勇

雪 国 王 杰

追 苏徐航

世界在眼前，你们在心中 张博敏

“中南海”日出 刘纯友

三月合唱 陈纪宁

石油诗人

49

第广龙和他的石油诗

校园春秋

65

中国石油大学的“孕育”与“摇篮” 方华灿

古韵新咏

71

诗词杂咏集什（七首） 于善懃

寒萌诗词（八首） 寒 萌

沁园春·辉煌人生路（外六首） 仝兆岐

蝶恋花·红楼梦醒 张崭颖

青玉案·唐岛骑行 岳为超

急风骤雨时 任凤宁

燕过也 赵明超

江南春 郭同珍

古风新韵为筑梦（外三首） 王兴忠

江神子·清明 刘 刚

怀 陈勇涛

萃湖散笔

77

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博士论文致谢 栗宝鹃

那一年，那些萝卜 牛庆玮

粉丝 赵茵

笛声萧韵 龚文涛

时间煮雪 张淑桐

午雨漫行 刘纯友

光哥钓鱼续 扬言

琴诗雅集

92

“为你读诗”重拾校园诗歌文化

封二 萃园寄语

陆天明题词

封三 萃园画廊

黑土地（国画） 张丽林

雅颂园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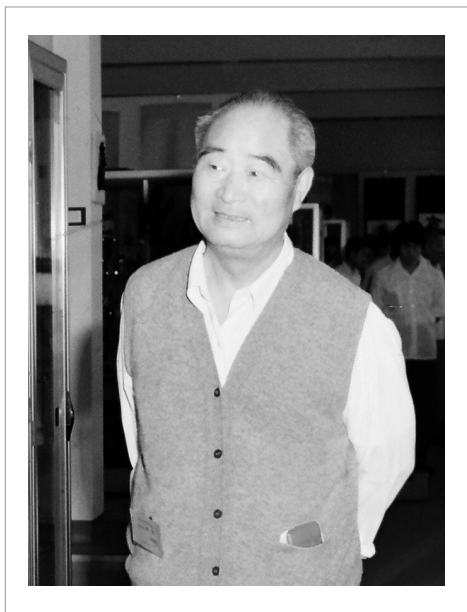
七绝 咏阎子元先生

开天辟地事惟新，
石油弦歌动地吟。
首任院长先鞭举，
春犁破土第一痕。

诗 / 王玉宝 图 / 档案馆提供

注：阎子元（1909—1994），河北平安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地委宣传部长，华北革命大学三部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1954年初调任北京石油学院第一任院长，1956年任党委书记兼院长。1963年调中央党校工作。

阎子元作为建院初期的主要负责人，对学校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建校之初，人力、物力、财力极端困难，他团结组织从祖国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干部教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建成学校；他积极发挥知识分子在办学中的作用，很快建立规范，学校办学水平迅速提升，并顺利成为全国重点高校和著名的北京“八大学院”之一；他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支持师生参加石油会战，参加科研攻关，为创建新中国的石油高等教育事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开创性的工作；他组织编著的《石油工业概论》是学校早期编写的一部有相当影响的石油科技科普专著。



七绝 咏贾皞先生

光荣使命铁肩身，
走马上任正孟春。
九间房葵催客老，
弦歌云月识君心。

诗 / 王玉宝 图 / 档案馆提供

注：贾皞（1922-2001），山西临猗县人，1938年入党，同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抗大第四期学员。1939年在太行地区做青年团的工作，1946年在太岳地区任县委书记，1949年在四川彭县县委书记。1952年调石油管理总局任职。

“走马上任正孟春”，1953年1月，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决定下设建校筹备处，时在石油管理总局工作的贾皞奉调到建校筹备处任副主任，负责建校工作（主任为贾启允、副主任曹本熹，负责教学工作）。贾皞先生是年31岁，风华正茂；上任在初春时节，东风正暖。

“九间房葵催客老”，北京石油学院校址选择在北京北郊海淀区的一片荒地上，人称“九间房”。房葵，房苑房子的意思。贾皞先生直接负责和参与了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备、规划和建设，在地荒岗乱的九间房，做到了当年筹建、当年招生、当年开学。学院正式成立后，他任院党总支书记，1955年学校成立党委任党委书记，1956年以后，历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64年任代院长，直到1970年离开学校。贾先生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在校时间长达十八年，其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献给了学校的初创时期、成长时期和辉煌时期。大学初创，快速发展，跻身国家重点；石油教育，弦歌声起，桃李菲芳，见证了创始人的雄心壮志和创业奋斗精神，也满足了创业者的殷殷心愿和梦想。



1958年7月18日，朱德视察玉门油田，刘长亮（右一）时任玉门矿务局党委书记

七绝 咏刘长亮先生

玉门春风犹在耳，
皇城柳色染衣襟。
石油教育启航舰，
骇浪惊涛掌舵人。

诗/王玉宝 图/档案馆提供

注：刘长亮（1917-1987），陕西神木人，1931年8月参加革命，9月加入中国共青团，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中共六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长亮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重要的时期，历任团的区委书记，党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解放后任甘肃省财委副主任，同时兼任玉门油矿党委第一书记。1963年5月他调任北京石油学院党委书记，1970年3月调离学校，先后任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政委、辽河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营口市委书记等职，1980年离休。

刘长亮在校期间，正是左风渐紧、继而“文革”风暴的非常时期，作为党委书记，在稳定教学秩序、保护教师干部、推动学校发展、形成良好校风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绝 咏杨光华先生

惊鸿照影学官身，
教授担荷第一人。
诗笔生香舟击水，
理工灵动尚崇文。

诗 / 王玉宝 图 / 档案馆提供

注：杨光华（1923-2006），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石油化工专家。历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院长，石油大学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高校重点学科石油加工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重质油加工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业化学与化学工程学科评议组成员、石油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教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他担任华东石油学院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学校因被迫搬迁东营而元气大伤，办学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杨校长和全院师生员工一起，在荒芜的盐碱滩上，呕心沥血 20 多年，维系了濒临中断的石油高等教育事业。他以高瞻远瞩的智慧，适时改进和拓宽了学校的系科专业；并多方努力，筹划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建设，使学校在山东东营和北京昌平两校区较快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有效地发挥了学校作为石油、石化人才摇篮的作用。

“惊鸿照影学官身”，惊鸿，“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心理写照。

“理工灵动尚崇文”，杨校长是“文理渗透”的倡导者之一，较早地提出了工科院校要学文的理念，并身体力行，建立了艺术馆，组建了艺术系，并创作出大量诗文。

唐岛行吟



韩宗宝，1973年生于山东诸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出版有诗集《一个人的苍茫》《韩宗宝的诗》等，曾参加第25届青春诗会、第七次全国青创会、《人民文学》第二届新浪潮诗歌笔会等。现居青岛。

干草（外二首）

韩宗宝

一

父亲说 那些干草曾经是青草
现在它们干了 可还是青的
水分虽然已经蒸发到空气中去
可颜色还是青的 它们依然
在大地上 只是不再生长
不再站立着 它们现在躺下了
就像村子里老去的那些人
它们记得河岸边夜里的水雾
记得黎明时的晨光 记得一只
笨拙的野兔曾经咬过它 它保留着
那疼痛 现在像天上的白云一样软

二

干草在黄昏寂静下来 堆在一起
温暖的阳光在它们身体里流窜

星星开始闪动眼睛 村庄灰暗的
记忆 被一盏灯所打开 往事
多么遥远 干草有些麻木了
那个扎马尾辫的小女孩
嘴里咬着一根干草 久远的
气息让她着迷 那微苦在她感觉
是甜的 像包着糖衣的药丸
她像哑巴一样张开嘴巴
可她始终说不出干草这个词

三

正午时分 干草在地上留下阴影
这阴影和早年青草留下的阴影
完全不同 但都是黑的
阳光太过明亮 这是村庄最
安闲的时候 去年漏雨的屋顶
已经修葺一新 干草吸收着
村子里所有嘈杂的声音和吵闹
天空现在是蓝的 一朵云
把它淡淡的阴影投在干草上
这让干草看起来不再那么耀眼
它们蓬松着 如大地崭新的毛发

四

一只蚂蚁爬进干草 我们可以听到
那细微的沙沙声 它试图和干草
握手言欢 填平曾经的不愉快

可它在干草里 迷路了 它再也
找不到从前它所认识的那棵草
它有些着急 它是诚挚的
但其实所有的干草早就原谅了它
干草比起从前要轻 它已经不在意
蚂蚁的打扰 干草已经减小了
自己的欲望和渴 减小到无 甚至
可以让一只蚂蚁轻轻地举起来

五

干草在一场大风中 飞了起来
它有些晕眩 它从未想过 自己
也可以像一只鸟一样 在天空中飞翔
它看到 早年它的那些朋友们现在
都在它的下面 看上去那么小
像蚂蚁一样 干草感觉自己
有些发飘 就像是一个被众神
放逐的诗人 它在大风中飞舞着
可是它并不能自主 它无法掌握自己
的方向 干草知道 它还会降落在
大地之上 它沉静地抱紧了自己

六

在我的某本诗集的书页中
静静地夹着一根干草 我不知
自己究竟是何时收藏的它
我一点也记不起来 自己为何

要把一根干草放在书中
书页上有了干草的淡痕和香气
在一本诗集中呆了多年以后
我看到干草 已经变得容光焕发
干草像我早年的爱情 有一颗
草本的心脏 柔软 澄明
适合治疗一个中年男子的失眠

七

我突然记起了那把镰刀 记起了
那块月牙状的 磨镰的青石头
镰刀曾经在它的上面 发出鸣叫
那镰刀曾经割出过我手指的血
那把割草的镰刀 现在去了哪里
当年的青草 已经成了干草
哦 我的眼眶里是什么在涌动
镰刀杀死过多少青草 而我
杀死过多少 青草一样的记忆
那些不可重逢的青草 紧抵着嘴唇
而我怎能随便说出 它们沉默的名字

灰 獾

天还没亮透 村庄还在沉睡
田野上有朦胧的雾气和细微的声响
我在河边看到了那只灰獾
它瞪着小小的眼睛 用它的尖嘴

正试探性地触碰着这个世界

它在黑暗里已经呆的太久了
冬日即将过去 万物正在复苏
洞外这新鲜的空气 让它有点陌生
它身上还带着去年的拥挤和气息
我没有靠近它 它嗅不到我

一只怯生生的灰獾 太阳升起时
不再躲躲藏藏 它身上的茸毛
慢慢地蓬松开来 由浅灰变成的透明
它周身上下的那层淡淡的光晕
让我重获童年 悲伤和喜悦

局外人

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海边 不是渔民
我有时候独自看大海 有时看这个世界
发生在地球上的很多事情 仿佛永远
都与我无关 我几乎不会在那些事件中
溺水 我努力让自己显得体面有教养
为防止自己头脑发热 过于冲动
我还克制着自己的爱和恨 没有一把利刃
能刮去我身上被侵入的病毒 我的本性
是软弱的 像那个可怜的生我养我的故乡
我需要忘记 我需要抵抗 现在我年逾
不惑
关于置身其中的生活 关于这个世界
我该说些什么 它让人热爱又让人憎恶
不再会有一个漫长又透明的夏天

可以陪你一起出海 这一点让人悲伤
我强忍着记忆 黑暗和痛苦 避免自己
混同于大海 不断堆起又抹平的那些沙子

月亮之上

沈 军

大地比旷野舒坦
天空比大海悠远
月亮之上
牵牛星 摇曳童年
月桂下的玉兔
偷听梦乡的呢喃
吮吸 尘世芳香的烟火

月亮之上
钻塔比采气树高远
输气管比钻塔逶迤 修长
晚风清冷
浸染着苍翠树林黝峻大山
淡了雾霭浓了秋霜
石油汉子采气姑娘
长相依 长相伴
一如水面上那圆润的影子
缠缠绵绵 温婉轻盈

今夜 我的目光
灼热如火深邃如炬
我心潮澎湃我的爱如潮水

远山 大河 湍流
阻隔我双脚却挡不住我的思念
思念城市 思念远方
思念归途 那阑珊的灯火

其实 月亮之上
我的心事
早已昭然若世
我轻抚冰凉的钻塔
背倚霜冻的采气树 本是
一种寄托
一种姿态
一种习惯

把春风种下（外三首）

张 岩

想着把春风种下
等待着春天发芽
期许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花蕊里住着可爱的风娃娃

喜鹊对我说
把春风种在原野
花开的时候
一定会胜过漫天云霞

月亮对我说
把春风种在河堤

花开的时候
一定能染香湖泊河汉

我想
还是种在窗台之下
看花影过窗
听树叶沙沙

开往黎明的夜车

午夜的末班车
从西城到东城
从黑夜到黎明

车行在落寞的长街
灯光照亮被冷落的夏夜
白天的繁华都已悄悄睡去
又有谁知道槐树铺洒一地的蝴蝶

似曾相识的街道
定格在如幻的疆界
夜风清凉如洗

拥挤是城市的特质
喧嚣是固有的细节
匆忙都给了日升日落
留下一城的月光来描画山青水色

秋风起了

风起了
来自遥远的山岗
含苞的野菊花睡在梦乡
风起了
来自清凉的荷塘
梦中的鱼儿听见荷花在歌唱
风起了
吹凉漫天的月光
就连含羞的星星也变得明亮

风吹过了白杨树林
树叶哗哗拍起巴掌
风吹过墙垣草丛
蟋蟀把六弦琴奏响
猫咪在清风里行走
忘记昨日的盛夏
追赶一地的秋光

远方

许多的时间浪费在张望彷徨
许多的热情在指缝间流淌
人生如征途中的行者
不知道那棵树会长成栋梁

有闲看飞花的情调
有听风观雨的绵长

有停下来等待绿叶成长
还有无助时的迷茫

以为岁月把我的棱角磨去
以为豪情与我远离千丈
以为平凡与尘埃同色
其实心中的方正一刻也没有消亡

渴望丢下繁琐的羁绊
背起遗忘的行囊
重新寻找心中的圣地
再一次走向远方

守候（外四首）

赵瑞芬

谁甘愿生活平淡
于是 我发现一座仙山
这里峻峰叠峦，花鸟奇異，妙不可言
在这里 我流连忘返
我想要的太多，太多

想看看杜甫那些会溅泪的花 能惊心的鸟
想找到李白举杯邀到的那第三个人
问问他 李白是否跟他聊过唐宫的恢弘
问问他 一个朝代的离去
为什么会带走不可复制的那么多、那么多
就像消失的云烟

想看看杜牧的牧童
想看到柳宗元的江雪
想看到苏轼那轮举世无双的明月
还有他红烛下的那棵海棠 是否依然鲜艳
想看到秦观的鹊桥
当然在七月初七的夜晚

想称一下李清照那只舴艋舟里的愁
看在这千斤的磅称上 要放几个砣
还想问问她 陪她饮酒的篱下的那些菊花
是否从陶老的东篱下移迁

想握握陆游笔下的那只让无数男士心仪的
红酥手 细看看
为什么一只手能让世上有情人梦绕魂牵

想找到辛弃疾的无赖小儿
尝一口他在溪头剥下的莲蓬
看是否与西湖的莲子一样的鲜

我想要的太多太多
只好让魂儿守在他们的身边

听蝉鸣

我试着和朋友一起听蝉鸣
看看有什么不同
和吕思清一起听
像是演出前调弦的杂音
响亮 单调

老弟 请别把调儿拖得过长

和稽康一起听
有些铁质的铿锵
我说 你怎么没有把“广陵散”传给它
让每个夏天都沐浴着古韵清风
酷热的空气 可以遁走一些

和陶渊明一起听
我们都闭上双眼
陶翁口中念念有词
“结庐在人境
而无来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

于是 我的眸子里现出丛林一片
一曲绿色发响伴在耳边
心里流淌一股山涧清泉
天堂
人间

家 园

郑板桥的竹
林逋的梅
唐伯虎的牡丹
陶渊明的菊
这里随处可见

用幽香把春天和夏天连接的
是小玉兰和大玉兰
八月 会有嫦娥月中折枝
布施身边
那馨人心扉的鲜香 萦绕到枕前

还有柳宗元的雪 当然不会那么“绝”
但也是白茫茫一片
雪停后 沿山坡进入披着雪衣的松林
尤如童话世界一般

想要怀古 乘八路军车到金沙滩
站在礁石上
就能感到苏轼的“惊涛拍岸”
望着无际的海面
那一排推着一排的巨浪
“大江”看了会感到无言

傍晚 想寻幽静
请沿着唐岛湾的人行道
保证你一晚上走不完
那弯弯曲曲的绿色海岸线

最要紧的是 这里有许多大城市
所不具有的“解放区的天”
那碧蓝中点缀着几朵白
真想扯上几米回家做窗帘
有时你身边会有 梦一样的轻雾绕着
就在梦里游走吧
这是仙境下凡

我的家 就在这仙境里面

挚友

我有两个忠诚的朋友
一个陪我的感官 多姿多彩
一个陪我的灵魂 惬意文静
多姿多彩 让我为别人的乐而乐
惬意文静 让我为自己的静而生辉

人最静谧处
莫过于心灵寂寞地
它在这没有鸟儿鸣叫的地方
挂上星星 月亮 太阳
挖一处清泉井
引一溪潺潺水
看小草发芽
蔷薇开花
枣树结子
用诚意
为我的日月丈量
陪我的灵魂入天堂

小河

我的心里
流淌着一条
冰溶的小河
收集

桃花的香瓣
投入它的微波

小河
带着我的希望远去
去寻找春意的寄托

啊 朋友
看好你眼前
是否有小溪流过
上面有柔美的花瓣漂着
请你捧起
会有清馨
从你的心中穿过

我的心里
流淌着一条
欢快的小河
采摘
艳丽的花儿一朵
投入它的浪波
小河
带着我的心儿远去
去寻找夏的快乐

啊 朋友
请看好眼前的涌波
上面有火一样的花儿漂着
快快捧起
你的荒芜
会被烧灼

我的心里
流淌着一条
沸腾的小河
我跃身其中
不晓风急
不问水阔

啊 朋友
你可有小舟驶过

带着眼睛上路（外一首）

蒙 坚

带着眼睛上路
路上就会有看不尽的美景——
水乡的旖旎 草原的壮丽
森林的传奇 大海的搏击
还有杨柳把河依
还有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
哦——
还有女孩回眸一笑的神秘
旅人的你
便再唤不起睡意
心中的太阳
从此冉冉升起
带着眼睛上路
心灵就会风景般展开——
虽然不时会发现风雨

每一天也会品味滋滋的乐趣
虽然不时感慨大河东去
每一天也会享受光阴的赋予
虽然不时涌起难言心绪
每一天也会体验成功的高举
哦——
旅人的你

带着你的眼睛上路
带着你的心灵出发
你的人生才丰腴
你的故事才会美丽
让旅人的你
如千里单骑
镌刻成一段流传的希冀

啄阳光的小鸟

云朵隔着太阳
大地没有阳光
阴影里的小鸟东张西望
它要寻找
刚刚失去的光芒

仿佛要有意戏弄小鸟
云朵里的太阳
只偶尔偷偷张望
不忍心的风
使劲地吹着云朵

天上的一幕

小鸟并不知道
它依然要寻找
那刚刚失去的阳光

云朵被风吹开
太阳无处可藏
光芒刹那照射下来
射在小鸟的前方
小鸟迅速飞过去
那展翅的样子
宛然是要拥抱希望

落在阳光里的小鸟
啄着那阳光
时不时抬起头
发几声尖厉的歌唱
那样子像是要告诉太阳
有阳光就有希望

写给喜欢海子的我们（外二首）

张卫东

海子是累死的
海子关注人间大事
但海子毕竟是个孩子
他思考得太深
他期望得太高
他执着得太狠
他在泥淖中跋涉
他在孤独中追寻

他越是浪漫
他越是绝望
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
他只有选择做一根枕木

我们只能对他欣赏
我们却无法替他分担
他留给我们 200 万字的诗
我们甚至连 10 万字都没读过
他血液里流淌的都是诗歌精神
我们甚至连这种精神都不明白
他二十七年前觉得遥远的
我们二十七年后仍觉得遥远
与其说我们欣赏海子
不如说我们愧对海子

海子走得太累了
就一下子终止了他的诗歌
我们走得太累了
就一遍遍重读海子的诗歌

拜读大师
——写在《光辉》首发式

每一位前辈
都是一部历史
满头白发
铺开漫长的岁月
一脸皱纹
铭刻沧桑的流年
衰老的容颜上

那些搏击的伤疤
那些含笑的惨淡
让我们看到
不懈奋斗的艰辛
终生奉献的震撼
而他们的目光
依然深邃遥远
仿佛夜空的星辰
让你觉得世界宏大浩瀚

他们就是最好的大学
读懂了他们
你便是最优秀的学生
你便得到了导师的真传
他们就是最好的教案
读懂了他们
你才敢说交出了合格答卷
你才敢去面对人生的考验
让我们把这些前辈
这些石油教育的第一根教鞭
时刻高悬眼前
唯有这样的鞭策
才会在前行中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家的传统 ——2016 年清明节

春节
和所有的亲人欢聚

在喜庆中尽享家的味道
初一的饺子让你回味一生

清明
与逝去的亲人相聚
在缅怀中回忆家的味道
敬献的香纸让你感慨一生
中秋
与远方的亲人团聚
在甜蜜中品尝家的味道
小小的月饼让你幸福一生

春节一聚
清明一聚
中秋一聚
便又是一个春节
就像三个响头
一步三叩
三叩一步
在不停的重复中
让家乡留在了心中
让亲情留在了心中
让牵挂留在了心中
让家的味道永远留在了心中

这
就是家的传统

疆魂

——献给与我相同命运的疆二代

佚名

我生在新疆，
成长在新疆，
也扎根在新疆。
我是天山的青松，
不屈高寒绿染天堂；
我是戈壁红柳，
风袭霜侵依然茁壮；
我是大漠胡杨，
酷旱严冬始终刚强。

我的父辈来自疆场，
他们穿越炮火走进新疆，
穿着南泥湾的戎装，
在天山南北耕耘开荒，
也将我播洒在这里，
留下了新疆的未来和希望。
我的父母来此支边，
他们为了建设保卫边疆，
怀抱青春的理想，
艰难地创造着人生份量；
又将我播洒在这里，
寄托了他们的生命和热望……

我就这样，
传承着父辈的基因和期望，
走过春秋，

在荒原栽下一排排钻天杨，
营造出一道道抵御狂风恶沙的绿色屏障，
让大地的花朵鲜艳芬芳，
叫祖国的山河秀美雄壮。
我就这样，
把父辈的心愿作为指向，
穿越冬夏，
与各族同胞织就血肉相连的情网，
用手足之恋和他们同甘苦共存亡，
洒热血挥汗水建设美丽多彩可爱的家乡，
护统一坚斗志痛打行凶作恶大逆不道的豺狼，
付丹心铸壮志筑就保家卫国的铁壁铜墙。

我不曾忘，
儿时维吾尔大娘送给我的热馕，
香喷喷的食味至今萦绕在我的梦乡，
她美丽慈祥的目光，
成为我无法割舍的向往。
我怎能忘，
共嬉少年的维吾尔族巴郎，
那桑林中采果洒下的笑语朗朗，
和瓜田里尝甜获得的友爱欢畅。
我更不忘，
与我并肩共事的民族兄妹，
我们想的是新疆的稳定与安康，
我们奔的是祖国的繁荣与富强，
共同的命运和志向汇聚成我们同一个梦想，
那就是为了父辈和子孙创造新疆的辉煌！
可是，我的生活并不是那么亮堂，
我的命运也在世态中跌宕。
我用身躯挡住了沙漠尘暴的疯狂，

尽管已是遍体鳞伤，
我要让关内的天空少了许多迷茫，
小鸟在绿色的丛林里尽情歌唱，
人们在春的世界里享受阳光。
我用生命与暴恐分子进行顽强的拼抗，
坚守着祖国西陲的边疆，
我要让巍峨的长城更加雄壮，
美丽的山河画如天堂，
同胞姐妹们的生活温馨安祥。
然而，当我去内地寻觅我向往已久的梦乡，
我却遭遇了许多质疑的目光，
我那“65”打头的身份证让我领教了沮丧，
机场的安检令我把鞋脱光，
宾馆经理以他特有的艺术将我阻挡……
我只能在无奈中吞咽我陡生的悲伤，
一声昂天长叹返回我的新疆。
我有着塔克拉玛干大漠的宽广，
我有着大漠胡杨任凭旱烤风摧千年不倒
的气量，
我毅然挺起我无悔的胸膛，
执着地坚守着给我生命和思想的
地方……

我生在新疆，
这里就是我的故乡；
我长在新疆，
这里是养育我的土壤；
我扎根在新疆，
这里有我人生的守望。
我的亲人在新疆，
我的朋友在新疆，

我的人生宝藏也在新疆。
在这里我懂得了：
父亲叫达当，
母亲称阿娜，
兄长为阿康，
弟妹是胡康。
这里的人们纯朴大方，
尊礼诚信是他们人格的至上，
能歌善舞是他们生活的畅想，
热情好客是他们处世的崇尚。
这就是疆二代生活的家乡，
一个情牵魂依不能离弃的地方，
我生命的天堂……

◆ 十四行的爱（76—100） ◆

张秀良

76

无线电波穿越沉沉夜空
载着你柔柔的耳语抵达我的枕畔
虽你在很远的远方
却恍若近在眼前
这时的你是一只依人的小鸟
而在那个月色凄迷的春夜，我空自辜负了
你涉万水千山而来的一片痴情
因我的贪食，你的心被切割得鲜血淋漓
你挣脱我怀抱时冷漠的眼神若在天涯
这时的你是一只愤怒的小鸟

当我不负你，唤起你的柔情无限时
我感到自己的伟岸与挺拔
当我辜负你，激起你的无边忧伤时
我顿觉自己的渺小与齷齪

77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您爱得愈来愈深

那扑闪扑闪的修长的睫毛
那让我情难自禁的迷离的眼神
那被幸福濡染得潮红的面庞
那鲜嫩的浆果般微润的樱唇

自路旁小树上为您折取素朴的一枝
您贪婪地嗅闻着涩苦里溢出的缕缕清馨
由衷地发出心满意足的叹息
如果玫瑰象征青春无悔的爱
这枝苦楝花就代表你我历经劫波的苦恋

亲爱的，此刻
请将含羞的目光举向我
让我再次沦陷在万劫不复的甜蜜的深渊

78

我本以为
时光只是个生性顽劣的少年

或者是一位不解风情的青年
此刻方悟
时光原是个因情场失意而妒火中烧的
褊狭的女巫

当我渴求与您相见时
她故作步履迟缓似奄奄一息的老妪
一任我的心焦渴成皴裂的荒原

而当我历经苦苦跋涉忘情地揽您入怀
她偏又疾似闪电俨然过隙的白驹
抛给我短暂的欢愉后更深的遗憾与思念

挣脱时光魔手的钳制
我定将对您的爱写满这生机勃勃的人间

79

不能与您相拥的日子里
喜欢远离人群
一个人默默地踱在湖边
回忆每一个甜美似梦幻的瞬间
将对您的爱恋遍植心田
喜欢你霸道地夺走我全部的思念
一任两行清泪静静滑向腮畔

用力拥您入怀的时光里
喜欢你娇弱无力的喘息
您迷离眼神炫射出的夺魄的闪电
还有您酥软耳语里的那份甜糯

喜欢你一遍遍问我为什么会爱上你时
那纯洁如天使般的神情
喜欢引你的两行清泪汇入我明澈的心湖

80

暮色渐浓时雨意正阑珊
擎一柄油纸伞沿阒寂的萃湖迤迳向前

自从你向我放飞爱的蒲公英
便有诗的种子撒遍我的心田
滴滴相思泪
催生蓬勃了一首首泣血的诗篇

花信风吹皱一湖春水
想起你被泪水洒红的俏脸儿
脚步迟疑似蚁行
怎忍心踏碎桃树下这一地落红

珍藏起潇潇春雨中这份迟到的浪漫
在献给你的诗里构筑起一个世外桃源
愿你我的挚爱永远保鲜
纵使沧海幻化为桑田

81

百无聊赖游荡在周末的商场
鼎沸的人语，如潮的声浪
一波连一波插向耳膜

裹缚在厚实的孤独里
愈加渴念你的秀美模样

仓皇逃离这喧嚣
放缓身心漫步在那已然铭心刻骨的公园
——那诞生了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圣殿
回忆那青涩的初吻
一丝悸颤倏然自心底传至足尖

暮色静悄悄罩临
一镰新月朦胧着池畔垂柳婆娑的浓荫
此时的你必定也在凝神怀想着我吧
一丝浅笑波漾开心湖温煦的涟漪

82

每一次，你从车上下来
总是先慢慢地走几步，驻足并转身
向着缓缓驶离的汽车作深情凝眸
然后才迈开步履匆匆远去

每一次，通过后视镜
注视你因孤独而越发单薄的背影
泪水总是模糊了视线
不得不驻车等心情平复
刚刚还沐浴在爱河里击浪扬帆
心儿欢畅似一尾轻软的鸟羽
转瞬却要再次直面揪心的离别
心儿幻化为磐石重重跌入尘埃
这使人忽而愉悦忽而痛苦的爱

谁能说得清它究竟是什么

83

因你的莅临
因你莹澈眼眸的照耀
因你身上丝丝缕缕散逸的薄荷香气
顿觉这个燠热的下午清凉无比

那一挂飞流直泻的黑瀑
那一身简捷明快的衣饰
那一副让我久久迷醉的瘦削香肩
让原本秀雅的你平添了几分俏丽

鼓足勇气向你挺进
默默地与你并肩而立
承接你雨露甘霖的又一次洗礼

呼吸在你的呼吸里
活在你活着的时光里
将注定是我此生最惬意的事

84

被你嘲谑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最喜欢欣赏你捉弄我时狡黠的表情
那飞扬在眉梢眼角的聪慧
让我久久沉醉其间无力自拔
被你的似水柔情所裹挟

我智商骤降情商亦堪忧
通常我一句话尚吞吐在喉咙
你已从容不迫揭穿了我的心思

我把写给你每一首诗的历程
都视作与你的一次酣畅的约会
当我将双手摠向键盘
无边的思念就畅游于字里行间

在这个忙里偷闲的间隙
心儿逃离躯体又做了一次甜蜜的洗礼

85

真难得这样一个冷暖适宜的好天气
渴望去郊原寻一方安谧
与你一同欣赏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最可恼的是你那帮死党闺蜜
捷足先登拖着你一路绝尘而去
慰我寂寞的唯有这空荡的四壁

忐忑地拨通电话打探消息
知你已顺利抵达黄河滩涂
正漫步于万亩槐林畅沐槐花浴
惴惴的心湖方漾出一丝安谧

索性打开电脑
与照片中的你作一次脉脉含情的对视
莫可名状的怦然心动

引领我放飞思绪奔向初次约会的芳草地

86

早一分或迟一秒
或许我们将永不会相遇
或许相遇了也会漠然无视地走过
即便礼节性地颌首
爱的牵牛花也绝难攀援上冰封的心窝

是冥冥中的一刹那
是刹那间若有所思的一个驻足
是驻足时电光石火般的一个对视
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让我们成了彼此今生最割舍不下的牵挂

若我是你魂牵梦萦的宿命
你便是我在劫难逃的渊藪
心中有你心暖一生
何惧那漫漫长夜苦雨凄风

87

喜欢每一个圆月高挂中天的夜晚
喜欢仰望天宇，与那轮皎洁久久对视
恍惚间总会浮现出你盈盈滴露的双眼
欲语还休的娇弱胜过万语千言
如梦似幻的情影吐气如兰

总以为月圆象征着团聚和圆满
月缺寓意着离别与缺憾
月盈月亏便应和着心海的潮起潮落
在终夜无月的日子里
常会午夜惊魂迷失于不祥的梦魇

今天是农历三月十三
黄昏未至月儿就笑意盈盈跃上东山
植一蓬相思树
蓊郁在这碧波荡漾的萃湖畔

88

不是前天还依偎在一起倾诉衷肠吗
不是昨天还互通了电话和短信吗
呼吸里还袅冉着你的发香
为何却总有恍若隔世之感
为何你仍霸道地掠夺我的睡眠
横蛮地入侵我沉思默想的每个瞬间

若我告知你，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
又被你折腾得一宿辗转
你定会一如既往绽开花蕾般的小嘴儿
得意地笑出一串银铃
我岂不知这正是你想要的唯一答案
前世定然是亏欠了你
这辈子就揪我来寻仇
你呀真是那个睚眦必报的小冤家

89

在万紫千红的烂漫春光里
我独寻不到那命定属于我的一朵
那望眼欲穿痴盼着我撷取的一朵

我两手空空向这方园子走来时
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季节已然远逝
树下回旋着片片凋零的幽怨
枝叶间隐约着颗颗涩苦的青绿

一朵夺人魂魄的美！
这紧抱枝头不放的仅存的一朵
于青枝绿叶的汹涌澎湃中
作拼死挣扎时沉时浮
一任风吹雨打而无悔翘首远望的初衷

在痛惜的泪光里，我敞开怀抱
款款拥住独为我灼灼其华的这一朵

90

一直鄙薄被爱的琼浆冲昏了的头脑
不屑见落花含泪闻流水伤情的小资情调
直到一跤跌入你的温柔乡
情到深处才真切体味出相思的奇妙
微雨乍停，负离子在空气中糜集饱和
水洗的天空，悬挂着一轮黄灿灿的月
槐花将它的馥郁，搭乘了轻软的东风

一阵阵撩拨着行人的心脾

浅水滩笔立着新生的菖蒲
青春的头颅绿剑般刺破水面遥指苍穹
进水闸洞开，源头活水汨荡不息
浩淼了一个静深悠远的梦

只是，彷徨于这夜色凄迷的萃湖畔
独不见了在水一方的伊人……

91

记不清已是第几次做这样的梦了
我双手抄在裤兜，蛮酷的样子
你小猫似地贴过来，挽紧我一条胳膊
羞涩里荡漾着清浅的笑意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无需说
一切都在脉脉相融的眼神里
一切都在梦幻般飘移的步履里

恍惚又踏上最熟悉不过的那条小路
它依然蜿蜒着游向林荫深处
那汁液饱满的初吻的浆果
依然散逸着脸红心跳的甜蜜

知更鸟一声清啼唤我午夜梦回
月辉悄无声息洒满窗棂
心中最亮的那颗星却愈加璀璨

92

你刚将爱的种子抛向我荒芜的田园
眨眼间它便生根发芽
借这人间四月溶溶东风
缤纷了枝头一树繁花

顾盼生辉是你的明眸
巧笑倩兮是你的秀颊
梦里那个窈窕的身影从此不再模糊
欢快奔涌的血液里鼓荡着甜甜的牵挂

不再感喟青葱岁月里的青涩
不再慨叹漫漫孤旅中的孤寂
只因你我已共同拥有了驻足回眸的刹那

相思是一粒沙，硌疼了我的梦
在这个无月的黄昏沿一首诗出发
向着你向着心中那光芒万丈的灯塔

93

与你相爱后愈发相信
世上必定常青着一种叫缘分的花木
风清月朗，她暗香浮动
诱惑相向而行的两颗心渐趋融合
疏影横斜，她临水而立
静聆十指相扣作牵手一生的承诺

历经劫波方领悟
昔日苦寻不得的种种缺憾
皆是为了欲享今日的缘窗
再莫要自责韶华已逝
绽放在我视野中的永远是你最美的容颜

就如这黄昏渐临的湖岸，暖风吻向面颊
缓缓拂过林间萎落一地的花瓣
却托举绿荫绘出欣欣向荣的四月天

94

曾无数次独自踏上这条小路
从未觉察出它的非凡与神奇
自从执子之手一同漫步其上
它便根深叶茂在我的魂魄里
它激荡翻卷而起的诗思
汨汨滔滔日夜奔涌不息

细沙上疏密相宜铺覆着条石
琴键般静候你高跟鞋的鸣奏
青草已随春风渐渐侵上履迹
润泽了一个心旌摇荡的谜题

今夜无月，路灯柔和着它们的辉光
逶迤着游向幻梦般的远方
你的微语轻叩着耳膜，淡远了市井的喧嚣
比灯辉更迷离的是你清凉沁脾的笑

95

只因相识太晚
激起你多少回饱蘸幽怨的喟叹
恨不相逢在人生最炫美的华年

一切皆是缘，一切皆随缘
切莫学这经年的一朵旧时花
虽香魂杳渺
萎蔫的玉体仍紧伏在新年的枝头
纵有东风掬泪雨挥洒同情
徒招惹欲绽的蓓蕾几许鄙薄与讥诮

轻轻地挥手，向过往道一声珍重吧
枉凝眉只会落个自寻烦恼
错过了春的绚烂，岂能再错过夏的纷繁
冀望满头华发时
与你相扶相搀携手迈向红叶满山的秋天

96

思念至极却不得见时
就精心酿一首诗的佳酿
再埋首其中细细啜饮你

自一不留神陷进你澄澈的眼眸里
有一种顽疾便牢牢盘踞在我心底
知道么那是一种名叫相思的瘟疫

迅疾扩散至全身症状是难以遏制的战栗
如今我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世间唯你是治愈我病患的一味方剂
暗夜沉沉我洞开情感的天窗凝眸仰望
总有你璀璨的星辉熠熠闪耀在银河系

你呀简直就是万能的催化剂
刚将眼角那粒细沙化合成澎湃的泪水
又让心头这片雪花分解出晶莹的暖意

97

并非像你抱怨的那样
只有写诗的时候我才会想起你
而是每当思念你时
便渴望一个猛子浸没在诗海里

世界那么大，足以让我耗尽此生
在一朵花里为你筑一个浪漫的家
世界如此小，无论我怎样辗转腾挪
都会被你携爱的飞矢轻而易举击中中心窝

为了我，这些日子你累坏了吧
昨晚竟破天荒没来我梦里顽皮
两次听你说真想痛快淋漓来一场酣眠
心海总会波涌浪翻起满腔歉意

为你而生，为你而死

这是上天恩赐予我的一道甜蜜的命题

98

不期而遇差点儿撞个满怀
心弦却被你水汪汪的娇媚绊个趔趄
铮琮出一串山泉般清泠泠的脆响

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羞伏于睫毛的竹篱
一顶宽边遮阳帽愈加衬托出你的俏丽
再配上荷叶边的连衣裙
像不像江南一枝秀出水面的芙蓉

从不会刻意去想你
只因你是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
早已深深扎根在我的血脉里

拥你入怀固然是拥着全世界的甜蜜
乍然分别却总要承受双倍的痛苦
倒不如此时，细细地酿你成一杯美酒
伴一支舒缓的曲子且将你浅酌慢饮

99

犹记得初夏那个无比凉爽的清晨
你着一袭素雅的碎花裙裾含笑默立
像极了路旁那枝散放着芬芳的栀子花

从此，梦中就有了一个美丽的影子

日里就多了一份甜蜜的期盼
凝神遐思时常会洩出几缕淡淡的忧伤
心弦也被系上些许浅浅的牵绊
总是在猝不及防的时刻遇见你
总是会莫名的面红耳赤
不知道将慌乱的目光往何处放置

这颗一向坚硬的心突然变得柔软
沿情感的大河溯流而上
暖阳般洒遍我身心的，是你
默默含羞的眼睛，你的仪态万方

100

还记得那个笑语喧哗的演出现场么
你如一匹乖巧的小猫，不知自何处
悄无声息地滑过来
你端坐在三米远的前方
你缥缈在三米远的天涯

双眸瞬间被那一瀑柔顺的长发溅湿
那笔挺的背影，婉约的风姿
押解我越来越深地陷入曼妙的遐思
缕缕隐约的体香似阵阵清风吹拂
双颊却为何如坦裸在骄阳下炙烤

当剧终幕落之际，你优雅地站起
朝我嫣然一笑后迅即款款飘离
刹那间我石化成一棵目瞪口呆的树
一棵被炸雷拦腰斩断的幸福的劲松

青 春

龚文涛

青春是什么颜色?
黑色的青春典雅
黄色的青春浪漫
红色的青春奔放

青春是什么味道?
甜蜜的青春无忧
苦涩的青春含羞
麻辣的青春难忘

青春是什么格调?
高品的青春难找
低俗的青春难办
自然的青春随缘

青春是什么?
青春是大江奔腾入海流
昨日的阳光已不是今日温柔
昨日的哭泣已不是今天的新愁
昨日的昨日更不是明天的明天
昨日的你难以记得是今天的谁
昨日的汗水或许是明天的回味
难得还有青春年少
难得还有少年忧愁
难得的日子悄然离去
难过的岁月也会死去
希望有一日

青春走了年轻还在
岁月老了微笑还有

亲爱的， 你怎么忍心伤害我（外二首）

周红霞

曾经的年少轻狂
曾经的海誓山盟
我们都渴望能够彼此拥有

你有你的真诚
我有我的温柔
这一刻我们已经期待了太久

花儿为我们绽放
鸟儿为我们歌唱
世界漫溢着迷人的芳香
我们在幸福的湖水中荡漾

来到爱情的十字路口
你却说要回头
剩下孤独的我
独自面对凄凉의秋

我说，亲爱的，请你不要伤害我
你是我所有的所有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忍心伤害我
让我独自承受，这爱情的哀伤与悲愁

缘来是你

你我的相识
如初恋般美好
你不经意的笑
像道魔咒
在心头萦绕
不知不觉
干涸的心
像填满的整片海洋
从此有了依靠

喜欢你的哭 你的闹
那是对我的放纵
也是悲伤的解药
我愿化作白云
伴你游走
我愿做风儿
投入你的怀抱

我想我还是做那生养万物的土地
为你呈现不一样的风景
留住世间的美好
长在你眼里
却沁入你心田
火热燃烧

夕 拾

如果一切重来

那又能怎样
一样的天空
不一样的向往

熟悉的街道
陌生的脸庞
世间的欢乐
化为无尽的悲伤

不曾得到
何谓失去
有你的地方
就是天堂

我与出版社

任玉梅

我常常在想
我和你
究竟是什么关系
二十八年我们同时出现
是否提前洞悉了如今的相遇相知

我该如何与你相处
有人说
爱其所做，乐其所做
想做一件事
我们终究会为它编织一个理由

我与你，会是怎样的从属
你对我很好，对我比谁都好
让我不再一个人漂流与烦恼
你给了我自由，没有钥匙的自由
让我在书中潜游，躲过了世俗的洪流

一天天，一年年
我与你相守
不知不觉走过了许多年头
说真的，我愿意与你一生厮守
一起去叩响读者的心头

我想我会试着多靠近你一点
即使不能做伟大的事
但我愿意用伟大的爱去为你做平凡的事
没有人能做神笔马良
我只有一支拙笔，它在等着我为你疯狂

你常说
质量是你的生命线
请允许我
默默为你无限延长



端午节悼屈原 七律二首

王敬东

其一

战国风烟诡谲狂，灵均独醒谏怀王。
联齐合约拒秦噬，献地商于包祸藏。
少习魂消人笑蠢，章台谤陷楚遭殃。
沅湘情恨赋骚曲，痛惜瓿残沉汨亡。

其二

五五端阳角黍香，龙舟竞渡远流长。
门悬艾草驱神鬼，酒饮雄黄为屈觞。
楚赋诗魂昭日月，沧浪水咽叹忠良。
箴言直谏诤臣节，万古传歌浩气昂。

注：

灵均——屈原的字；
商于——秦王国占领的楚地；
少习——武关的别称；
章台——楚王宫；
沅湘——沅水与湘水，屈原的流放地；
瓿——代指国家；
沧浪——古水名，屈原与渔夫在此曾有清浊之论，含有隐逸的意思，也是政治失意者的代名词。



风华正茂

春天来了， 我们走走看看吧

左伟楠 | 文学院 2015 级

你看春天来了

这时候微风应该放的缓一点
这时候应该来一场大雨倾盆
这时候我们应该去走走看看

我们就去云南吧

去看看洱海和苍山

我们坐在船上

脚下是潺潺滑过的绸

你坐在我旁边

漂泊的是天上而非人间

我们就去武汉吧

去看看樱花和青山

我们漫步在山涧

四周是粉红编织的梦

你走在我旁边

忘却的是纷扰而非红尘

我们就去西藏吧

去看看布达拉和天

我们跪在蒲团上

咫尺都是白的云蓝的天

你伏在我旁边

祈祷的是自由而非放荡

你看

春天来了

细雨下了

阳光暖了

你和我走吗

去看看

落樱

邓 袭 | 理学院 2015 级

百花齐放的季节

我却无暇欣赏

那一簇簇芬芳

一阵阵花香

都包含了冬日的蕴藏

沐浴着春日的暖阳

因为我唯爱樱花的凋落
带着半个春天的芬芳
像绵绵细雨一样
轻轻的飘落在地上
无声
又无息

没有一丝丝的悲伤
也不带一点荒凉
仅有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带着星星点点的无奈
闯进了这绝美的时光
消散在回忆里

那一片片粉红的花瓣
变成我最孤独的守望
我这一世的奢求
便是在这落樱缤纷的岁月里
把半载浮生的情话
编成一个专属于你的故事

此生
花季唯美，不如你美
岁月静好，不如你好

屈原

刘瑞晓 | 文学院 2015 级

那一天
他游走红尘岸边
那一天
他途经汨罗河畔
那一天
风声如常
那一天
浪涛依旧

渔父驾着他的船
来了又走
只留下
飘散的笑与歌
却问
缘何而笑？
又何以成歌？
他走着走着
消逝在茫茫的暮霭
去寻找
被楚王装进罐子里的
他的精魄

一声嘹远的凤鸣

——写给曾国藩

张丽萍 | 文学院 2015 级

你一挥手
落地成军令
麾下百万湘军奋勇争先
罡风嚎，战马嘶
天京城头天国大旗倒
你又树大清国威
追问一句何苦为他人作嫁
若揭竿必是天下英豪随起
你摆手
流水高山心自知

你一挥笔
落纸成篇
胸中文思流淌不尽
孤凤鸣，九州响
箴言敲响帝国的暮钟
至理凝成玃珠家训
子孙万世受用不尽
你收笔
小家大国尽展眼前

彼时年少，你立志涤生
胸怀天下文武精通
终炼成经天纬地治世奇才
奈何清廷踟蹰于历史转折点
内乱起，踏沙行

时势铸你为平天下的英雄
外夷兴，暂屈颜
世势贬你为辱国尊的庸臣
纵是倚天照海事万端
繁华落尽随水远

经年人行远
作古的事也罢不谈
也曾筹谋天下
也曾凤舞九天
也不免一败涂地临江叹惋
千古兴亡悠悠事
成败君王将相侯
留给后世去谈说评述吧
你暂且先看看
如今这盛世太平天

我和你不曾有过的分离

——致母亲

郝心舒 | 文学院 2015 级

来时，阴雨淅沥
面前的海波澜不惊
我与你踩着秋的轻韵
亦步亦趋

同行，耳边又是絮絮难停
我却醉心聆听

就像这慈爱的月教给海浪的密语
毫无保留地倾泄光华
只为这黑夜不至让我哭泣

别时，我心绪难平
仿佛失去了依靠的大树
孤立无援

陡然需要摸索前行
我和你不曾有过的分离
曾经的倔强踪迹难寻

此刻啊，我常在海边眺望
让风吹散我的悲伤迷惘
挟着上我密密麻麻的牵挂
吹向你的方向
那是家的弯港

未来，我可能习惯了与你长久的分离
或许干脆驻在这海边
开始独立航行
可这一切都无法让我忘记
那我和你不曾有过的分离
依靠大树时的无可畏惧

朝夕相处，入对出双
他说 执我之手，与我偕老
我是为他量身定做
我信他 坚定不移
跟随他 形影不离
我早已 在劫难逃

我们整天黏在一起 幸福 逍遥
我常常围绕在他身边
紧紧拥着他 为他取暖
他能听见我的心
矢志不渝 坚贞不屈

距离产生美
我们偶尔也会分开
或许只是短短的一段距离
又或许终日未得相见
但因为爱得炽热
短暂分别后 多的是更热烈的感情
胜过梁祝

我和他
在世人眼中
那样登对 令人羡慕
美好如斯

我们一起去蹦极
越过生死一刻的我猛然发现
他未能握住我的手
香消玉殒
心存芥蒂后 我们没能像从前

笔 帽

何相蓉 | 文学院 2015 级

我和他天生一对，从出生伊始

深情相拥

若即若离 百般不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再没见过他 终究
逃不脱命运的捉弄
就那样
错过 悄无声息地诀别
再无瓜葛

我穷极一生只爱他
他却可取三千弱水
我是笔帽
终其一生 只为爱他

城

王娇杨 | 文学院 2015 级

有这样一个地方
四周封闭
只有上方是与天空相通的
天很高，很蓝
这样的地方，叫做城

有这样一个
她的心是一座城
从前城门是开的
人们进进出出在城里留下故事

人群中有一个小伙子
他的故事吸引了城
慢慢地，城爱上了他
可是她知道
她是城，他是人啊

小伙子喜欢这城的墙
当他的手抚过城墙时
城担心那手的温度会让自己坍塌
他是喜欢自己的，城这样想

直到那一天
小伙子出了城就再也没回来过

城每天都在张望
有一天她望见了那个小伙子
在城外的村庄里
和一个姑娘，有一个家

城哭了，她怕了
她再也不想有人在城里留下故事了
城关上了城门
可是她依旧记得小伙子手心的温度
依旧记得，他来过

心里有座城
城里有个人
城前没有门

喜欢阴天的姑娘

陈姝池

从前
有一个姑娘
喜欢阴天的姑娘

阴天
没有晴日的灼燥
更无雨日的黏人
天地万物间
仿佛此刻学会了沉思
女孩儿
从这沉默中得到安宁

阴天
披一身白衣任风吹舞
听一曲离歌任思绪游荡
就这样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中
任由时光流淌

女孩儿如此痴迷于阴天，
盼着每日都是阴天，
幻着永远活在阴天
阴天仿佛就是美丽的晴天

可上天并没有眷顾女孩儿
晴天当着女孩儿的面
摔碎了她的阴天
女孩儿惊慌失措拾起碎片

碎片割伤了女孩儿
血流不止

从此
女孩儿对天气都失去了知觉
她睁着眼度过了日日夜夜
心却永远沉睡了
那些飘逸如纱的白衣
那些哀而不伤的离歌
被遗忘在角落
覆上一层厚厚的尘

女孩儿常听人说
从前
有一个姑娘
一个喜欢阴天的姑娘
女孩儿好奇感叹
那会是多么快乐的姑娘啊

你

商倩倩 | 文学院 2015 级

你穿着白衬衣
明晃晃出现在我短暂的梦乡
你说不想看到
我的眉头盛满醉意和忧伤
于是你送我玫瑰花
花香把这一路点缀得悠长

于是你带我去看星空和月亮
飒飒晚风将大地吹得温凉
你还想带我去更远更远的地方
看皱纹与白发从时光深处跑出来
我像疯子一样抓狂
可是我流着眼泪摆摆手
妈妈叫我起床
你的眉头突然也盛满醉意和忧伤
你望穿我渐离的背影
我感受着你的悲痛如滔滔海浪
淹没了我也淹没了我的梦乡
妈妈告诉我列车已鸣笛
车站人来人往
人来人往中捕捉不到你的方向
你和我之间不仅有城市的距离
还横亘着数不清的时光
我希望下一个夏天再次遇到你
手边挽着穿白裙子的姑娘
那时我的眉头
定会盛满温柔的祝福和青春韶光

是黑暗之中那空空的床头
那一夜
我挥泪而走
留下的
是灰暗之中那呆呆的门框
其实，我不想哭
奈何 黑暗之中
你们拥抱甜蜜
灰暗之中
我默然擦泪
蓦然回首
朝朝暮暮化云烟
勤勤恳恳化杯影
心如旧
人空瘦
梦里重归厮守处
天微清
气微冷
方醒后
夜寂孤芥人初醉
流浪人间

那一夜

魏 鑫 | 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5 级

那一夜
我浴泪而归
独守的

错过

刘 洋 | 文学院 2015 级

你可曾看见炊烟渐起
古树恋上枯藤

你可曾听见桥上歌谣
唱醉了青石板声声叹息
伸手去捧漫天落花
徒有清风舞于指尖
面前的姑娘啊
为何不肯回眸停留

是谁对烛火剪下思念
贴于瓦下弄堂
是谁用一纸红笺累下此生情缘
却不肯赶赴那一世长安的誓言
是谁作画庭前
绘人间繁华成双
是谁青灯古佛
不解甲子枯度流年

镜花水月如何此生相许
掠影浮光如何长相厮守
你在梦中与我执手约定
梦醒是否四散天涯

妄图描摹你容颜
奈何雨水打湿记忆斑驳
找寻一同躲雨的屋檐
鸳鸯锦帕滞留孤独浮生

我拥抱所有起承转合只为遇到你
阴差阳错
奈何擦肩而过
聚散离合

你我不曾有错过
只是山南水北
又谁心疼这一场错过

“石光”里的生命

梁志勇 | 石油工程学院 2013 级

看不过的“石光”漫长
十指太宽
岁月太短
此世间
唯阳光与好姑娘不可辜负
遇见
可是真好
山在 海在 岁月在 人在
这样该是蛮不错的了
长相思兮长相忆
短相思兮无穷极
留诸笔端的天籁之音
指引生命的不朽篇章
有的地方樱花正落
有的地方樱花正起
打开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
当寂静的声音消失时
生命依旧行走在幻的光影里
万种风情

雪 国

王 杰 | 经济管理学院 2015 级

远方有海盗的诗 无人的岛
和永不沉默的船
我就在那儿 盼大雪满天
等你踏雪而还

恍如隔世 茫若前尘
一眼一个沧海
南方有我云彩

总怀念你隔世温柔
而一言封喉
曾是多少愁
乱一场春秋

追

苏徐航 | 石油工程学院 2015 级

骨架般的树摇摇欲坠
不知是谁
将阳光撞碎
落了一枝
花繁累累

切莫悔

惊雷
触动了谁
不停去追

春江
宛如酒水
别昏睡如醉
忘了寒冬
只把温暖当作堡垒

世界在眼前，你们在心中

张博敏 | 文学院 2015 级

晨起晨落，花开花谢
晓来晓去，雁聚雁散
停下太过匆忙的脚步
回忆里仿佛想起那一幕

歌声里貌似唱着我的天空
好像那年毕业季的下课铃声
姑且驻足瞧瞧那些老友
酿好的酒可否干了这一宿

你曾经描绘那片美好的未来
要并肩一起征服这片海
真情真意纵使太阳风暴也吹不散
惜别时的你早已泪湿襟怀

情愿用珍珠换你的一颗眼泪
亦或一颦也比蒙娜的微笑珍贵百倍
不是不期待拥有这天空的广阔
踏遍千山万水夜总会忆起那间老校舍

冲破重重云雾的阳光最耀眼
经历风风雨雨的我们最难忘
山那边的百合花开了
哪天去看看

“中南海”日出

刘纯友 | 海燕文学社

迟到了两年的清晨，
我赶赴一场约会。
朝阳在树丛惬意深沉，
摄像头开始了偷窥。

霞光像孩子一样飞奔，
短浅的目光来不及尾随。
花蕊羞涩地轻开心扉，
绿草又成长在美丽的一岁。

高楼闪烁着天的光辉，
海面的阳光像金子一样细碎。
薄雾品尝着空气的清味，
小岛享受着青松的点缀。

飞鸟在蓝天盘旋低回，
古曲悠扬到心的骨髓。
一轮红日逃脱了碧水的包围，
钻入了白云中的薄被。
它透露出自己的香背，
竟逗惹得世界掀开了幕帷。

千百年前谁在朝阳下采薇，
千百年后谁又领略了这份美？
这儿苍老了多少的日晷，
又飘荡过多少的腊梅？
谁能共我持杯把酹，
同这万古朝曦饮一回宿醉？

三月合唱

——致思美之星

陈纪宁 | 文学院 2015 级

嫩绿的新春
把梦幻含在口中
把欢乐收紧心底
蓓蕾摇曳昨日的歌声
飘进粉色的梦里
快乐的声音如同青岛的帆
此起彼伏如大海的翅膀
我站在美的中央
看古老的渔火把寂静的港湾点亮

昨夜的波涛又托起新一轮太阳
风的翅膀
白云启航
我将手背在身后
看歌声穿过厚厚的云层
看阳光里归来的你们
像被晒化的水果糖
甜甜蜜蜜
心如反射着五彩光的糖纸
每一张都绽放着飞翔的姿势
那歌声融进了青春的画面
音符碰撞
天籁在耳边奏响
三月的风带走了冬日的忧伤
泥土也在抒情
红瓦唱音符
绿树奏乐章
苹果树下的你们
是正在合唱的天使
天空被和声渲染成彩色
华美的铺展
你们就是璀璨的星
镶嵌在彩纸上
金色的沙滩涌动银色的畅想
五彩的风帆鼓满智慧和力量
看乘风破浪
听蓝色交响
三月
歌声在充满喜悦的空气里飘扬
未来正升起灿烂的希望



石油诗人

第广龙和他的石油诗



第广龙，1963年生于甘肃平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石油作协副主席，西安作协副秘书长。参加《诗刊》第九届“青春诗会”。已结集出版六部诗集，八部散文集。被评为甘肃诗歌八骏。获首届、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敦煌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奖。

死的时候戴着铝盔的诗人

望着摇曳的红柳丛
想起了那个把玉门当作故乡的诗人

凡有石油处
都有玉门人
玉门的石油大哥都戴铝盔
唯那个方脸的汉子是诗人
看上去，却像个老钻工

一口口油井
一遍遍叫着，不停地叫着
叫着你的名字
山山岭岭上
当四月走过来的时候
你留下了脚窝窝
便湿了
便盛满了艳艳的石油花

玉门的一个个地名
被你揣在怀里
现在还保留着你的体温
石油河吹动的风
把浓浓的石油香
揉进了你的身子
手指在落雪的井场划几下
石油就流了出来
就流成了黝黑黝黑的诗章

你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死的时候
带走了一顶铝盔
一顶铝盔就是一座祁连山
还被你敲打着
一声一声
都是你血的音响

如何理解道路的柔软

道理站起来
会高过山塬
道路上是我们行走的形象

远方，道路把城市连接到一起
黑色的路面，闪耀液态的光芒
道路奔腾着，车流奔腾着
石油工业的情感已经四通八达

顶着山坡上猛烈的风
把头侧过去一些
即使是寒冷的冬天
只要攥紧采油树的根
每一根手指
就都发烫了
就要为石油部落开花

这样的時候，轻轻移来家的安详
在天空打结的炊烟
和母亲用缝衣钱擦头的样子
出门千里依然生动

每天重温雪和幻想
 人生久经颠簸
 获得了提前成熟的力量
 每一次行走
 都是一次深入
 都把胸膛对准道路的汹涌
 都用身体反复搅动
 一直进入到石油构造的内部
 舞动道路
 舞动一条条从不封冻的河流

日子日益有力，日子日益流畅
 十二月的道路柔肠万段
 总能感觉到我们的到来

和一种植物相爱

被石油浇灌
 我们的年龄
 不知不觉抓住了岁月
 我们和大山靠得更紧了

一条条小路
 从我们的脚下发源
 在钻塔下找到了根
 散开，又拢来季节最敏感的部分

一座座钻塔
 因为一千米深两千米深的肥沃
 长高了长大了

就把哗哗的石油
 踩出来
 就把整个身子
 都淹没了

消化了太多的荒凉
 太多的风暴
 钻塔总和我们依偎在一起
 钻塔不再是一种钢铁
 我们相亲相爱
 把夜晚呼吸成黎明

我们的心中
 落下了一部分钻塔的影子
 我们的血变黑了
 再也无法沉淀
 那一份衷情

钻塔的枝枝杈杈
 已经变成了我们身体的骨骼
 在大山里生长
 我们被石油营养
 发育着白杨树的挺拔

一群羊围拢钻塔又慢慢离去

一蓬蓬野草
 鲜活在岁月的肥沃里
 当暮色笼罩下来
 不安的钻塔

被秋风吹凉
聆听羊群轻轻靠近的声音

辽远的戈壁滩上
一动也不动的钻塔
站得久了也站得深了
风吹草低
见羊群也见钻塔的柔情

渴望见到羊群
见到羊群摇动尾巴的亲切
羊群的到来
使钻塔愿意放松自己
低下头
把寂寞回味成恒久的甘甜

羊群已不再受惊
已把钻塔当作戈壁滩的一部分
每当走向钻塔
咩咩有声
已和钻塔相识相知
一片温顺和繁忙
在钻塔四周优美地散开

这种场景在戈壁滩上是最常见的
秋天就更多了
每一次出现都平凡而又不同寻常
在这种场景中
钻塔是活的生命
钻塔是一个不再孤独的牧羊人

泥泞的道路

远山，黑井架孤独站立
是我的影子，是石油
最先裸露的器官。兄弟们
走在泥泞的路上
腰间，都束了一根麻绳
束紧，夜里残余的热量

走向黑井架，头顶升腾雾气
一夜的雨停歇，一夜的睡梦
也已做完。泥点溅上
裤腿的后面和劳动这个无声的双音词
白杨树又脱了一层皮
像我的十八岁，我的二十岁

把一块干粮塞给我的师傅
敲打老寒腿，二十年的回声
惊飞了一只鸟雀，又归于沉静
石头的腿，还没有风化完

黑井架是冰冷的
当弟兄们的身躯挨近，黑井架
也有了体温，就像石油
可以大热，石油的脊背
一点点抬起，抬高
有我抬起的胳膊那么高

沥 青

夏天，童年的木桥下
一片片沥青，从头顶的缝隙挤落
我咀嚼沥青，如咀嚼奶糖

我的夏天是乌黑的
沥青，是乌黑的

大山里，石油
一腔子一腔子冒出来
浇铸我远方的二十岁
石油，也在远方
石油里，含着沥青

在我的记忆里
沥青，是甜的

我的生涯，粘着一块
取也取不掉的沥青
但已改变了滋味

我就是一块沥青
最后，被铺到路上
道路，连着家乡的门

毛乌素深处的天然气净化厂

五月的毛乌素，只是侧了一下身

便亮出成片的红柳
亮出柠条，金黄的戒指

那林立的尖塔
似乎也是生长出来的
一块块银灰色的光斑，是谁
晃着闪闪的镜片

毛乌素，上古生界的肺叶
找到了舒张的出口
在沙生植物的掩映下，粗壮的管线
正把亿万年的气流，呼吸
向着春天，那一圈圈松开的阀门

这是工业美学，这是现代方程
繁殖的一座储备和输送阳光的城堡
这是为生活高高鼓荡的酒旗
这是被钢铁吟唱的牧歌
这是有关今天和未来的气势如虹的宣言
这是，火焰的涅槃

净化了的，不光是用千立方米、万立方米
计算的可燃物，不光是一盏灯的心脏
在远方的远方，在车辙的尽头
窗玻璃的额头明亮了
朝霞，也含着清澈的露滴

1997年7月1日，长庆气区作为给北京输送天然气的唯一主力气源地开始供气，2008年供气量将达到55亿立方米。

输送北京的天然气，就是在毛乌素沙漠里的天然气净化厂净化后，通过陕京管道送往千家万户。

石油版图

很多年前，我穿上有二十四道杠的工服
穿上一双沉重的翻毛皮鞋
在祖国的西部，在那群山涌浪的岁月
我的身份被井架确认，我的情感
从此和一片又一片发热的土地
连骨头连肉，再也不能剥离

我住在火柴盒一般的铁皮房里
听着旷野的雨滴，敲打着我的思念
一个叫太阳坡的山岭，我爬上一棵杜梨树
朝没有回应的远方嚎叫。扭曲的车辙
刻下了我孤独的身影
飘落的雪花，堆上我的眉毛
我依然走进大山深处，走进
石油的子宫

我的青春，似乎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演化
成为黑色的液体，沉默，内敛，浑厚
包含着丰富的成分，燃烧持久
火焰由红色到黄色再到白色
这是最纯净的颜色，热量最高的颜色
这是我的颜色

有一幅石油的版图

被地质锤和汗水，丈量、涂抹
被一顶塑盔，浮标一样
标注在西北、华北、东北、中原
都是荒凉的远方
都是狼烟和无人区
沙漠和冰大板，芨芨草和蒿子梅
一枚残破的牛角，风中呜呜鸣响
海相构造，陆相构造
就像一只只巨大的容器
摇晃，摇晃

我能找到我的位置
不是抽象的线条，不是一个点
我是具体的，散发着热气
干渴过饥饿过，哭过
摔烂过一只酒瓶也弹断过三弦琴的一根
琴弦
快乐过兴奋过，安静过
月亮升起，只为我一个人

我知道，此生，石油版图上
一块颜色最深的部分，就是我

苏里格：吹荡的风来自上古生界

苏里格，一种地名却有多种含义的漠地
一群雄牛摘角长鸣，一滴血
划破披甲人的背影
一堆篝火，洞穿幽黑的夜空
一场大风，吹荡五千万个纪念日

吹荡英雄的孤独

一轮朝阳，在我瞳仁之中渐升渐亮
 我走动于苏里格，新鲜如初生的
 是视野里矗立的铁塔，座座铁塔
 让空旷的漠地，更有了辽远的依据
 也给羊群摸索的温柔
 增加了野性的接替物

我的耳膜，被轰鸣的马达振憾
 而聆听到大地深处的胎动
 我的双手，粗糙而有痛感
 适合于一次次抚摸，历史的沧桑

一座何等巨大的风车
 在苏里格的中心深处转动
 怎么样大风，怎么样生死
 而吹开了翅膀铺就的道路
 吹醒了黄金的身世和石头上的全部预言

从公元二〇〇二年七月
 这个叫我注定会记住的下午
 我一路追索，直达古生界的源头
 古生界的风口

我一言不发，静立领会智慧的真谛
 就像一位随时在时间里定居的敲钟人
 我更爱沉默，并且羞于表达

苏里格，位于内蒙西部，中国第一
 大气田所在地，给北京及西气东输供气

主力气源地。苏里格蒙语含义多种，意思是大地的心脏、宫殿、半生不熟的肉。

元城乡高沟门

我在元城乡一个叫高沟门的山坡下
 守着一口破箱子，我的全部家当
 守着一口又一口油井，我的饭碗
 度过了三年的光阴，每天
 我都要抬油管，抬铁疙瘩
 站在井口上，井里头冒出的原油
 浇淋到我的头上、身上
 我也不躲闪一下，也不能躲闪
 井架像我的兄弟，也不躲闪

元城乡只有一家商店
 有时，娶亲的唢呐和毛驴
 经过井队的院子，我跑出去看热闹
 看着新媳妇的盖头远去
 才回到活动房里，睡觉

隔上几个月，我请假出山
 逛逛县城，也就是在街上走走
 吃碗面，就往回赶
 县城北街的一家书店
 我也去过，但只买过一次书
 书名我已经记不起了

回元城乡，要从华池月落镇转车
 那时没有班车，过来一辆车，就挥手挡

如果停下，给司机两块钱
就能爬上车大槽，在土路上颠簸
就能心里高兴着，灰头土脸得回到野外
队了
冬天出门受罪，刮风，下雪，挡车难
我拣些柴草，在路口生一堆火
伸手烤火，不停跺脚

山头上，山沟里，种庄稼一样
种满采油树
我也就离开元城乡高沟门了
这里，成了一个油田
很大的油田，这里
与我有关系，又没有关系
有一次，我想起元城乡高沟门
可笑的是，我想起的
竟然是井队院子外，那一堆煤灰
那堆煤灰还在吗？

这场风

这场风，在茫茫的世上
还要刮多久，才能露出
你脸上的沟壑，才能露出
几十年前的，那弯曲的背影

草甸子上的脚窝，到今天还是实的
也是硬的，通向旷野上
高高隆起的云层
再瘦小的卡钳，只要被一双粗糙的手掌推动

就能咬紧三叠系的棱角
就不再松开
半夜了，压低的咳嗽声
点亮了钻塔上的灯
显影着，井场上的泥泞
这场风，没有停
风里夹带着雪，卷起
冻伤的羊皮袄，发抖的洗脸盆
遥望故乡的眼睛，有些模糊
揉一揉，再揉一揉
心里头，猛然一紧
结冰的馒头，在怀里
暖热了一半，另一半
和着石油的指纹咽下，在胃里
继续解冻，却生发出
搬动大地的能量
胸腔里的油藏，正是对一次井喷的呼应

这场风还在刮
行进在从未中断的路上，是更多的铝盔，
杠杠服
更多的红工装
一起汇入了，又一个平凡的黎明

像我父亲的人

劳动的间隙，偶尔抬起头来
看人的眼神像，身子疲倦
坐地上，端着碗吃饭

吃一大口，想起什么，突然笑起来像

和我父亲一样，很少笑
表面严厉，内心柔软，也像
吃苦受罪也像，还不在于
还觉得应该，寒夜里
悄悄锤着关节炎的腿，又起身走远
也像，有多少盼望就有多少失落
在外面工作，离家远
有一年路程那么远，回来一身的风雪
却能暖和一屋子的惊喜，也像

天大地大的平原上
这个说话声大的人
这个弯着腿走路却不服输的人
这个杠杠服破了还在穿的人
已经远去了，他的热量
过了这么久，还没有散尽
还留在掉漆的钢盔上
还凝固在能发出亮光的吊卡上
还静止在一封发黄的家信上

在站满钻塔的大地上
我像怀念离开人世的父亲一样
怀念他

出发的行囊

许多年前，就有这样的队伍
为了减轻重量，把故乡留在身后

把老母亲，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和身后的道路，也一并留下
即使这样，扛在肩上的，几乎是半个中国
负重的队伍，超重的队伍
和牛车，和解放牌卡车一起
和铁架子，钻杆一起
和自己的肉身一起
行进着，向着荒原的深处
这样的队伍，不是旅行者
也不是探险的勇士
却把单薄的身子，投进荒凉之地
投进暴风雪，投进漫长的黑夜
这样的队伍，走着又停下
省略了许多，忽略了许多
经过的地方，不光站起了钻塔和采油树
不光留下了粗粝的名字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队伍
在延长，在加入
更多的身影，更多的热血
成为其中的一员，记忆有黑白的
也有彩色的，回望亲人的眼神
没有变，延续着的梦想
背负着的责任，也是一样的

露天作业的人

能说出，风的自由
经过流汗的发梢
能听到，日出日落
隆隆的声响

能看到流星雨
看到壮观的星空，压下来
那么低，到钻塔的顶端
停下了，帐篷一样撑开……

春天，野花蔓延
没过采油树的脚踝
牛羊和云朵结伴
过去了，又过来了
远方，地平线有时是一条直线
有时是弯曲的

也有暴风雪的袭扰
跌倒在夜半的路上，爬起来
继续向灯光的营地进发
也有酷热的天气
在头顶升起大团的蒸汽
和井场的烟缕汇合
也有成群的蚊虫
在胳膊上叮出，一排星座般的图案
在活动板房的灯下

也有想家的寂寞
也有远离城市的孤独
一个人坐在树下
身边的狗，那么安静……

这些钻探石油的人
这些面孔新鲜的人，在野外
在天亮和天黑之间，牧羊人那样转场
从一个区块，到另一个区块

劳动的场面是宏大的，激烈的
劳动之余，想法都很小
一张袖珍照那么小，一封信那么小
一碗冒着热气的饭那么小

朋友

那些年，人年轻
日子过得粗糙，都在矿区的野外队
许久才会走动一回，翻越一架又一架山
我去找他，吃饭没有多余碗筷
一双筷子，传递着夹菜
天黑了，在四个人的单身宿舍
我和他挤一张单人床睡
早上，用他的牙刷刷牙
那时没有觉得这不卫生
朋友来看我，也一样
土里头挣扎，油污里进出
身上很脏，我们都不嫌弃
都觉得是干净的
让我不好意思的是，夜里做梦
遗精了，流到朋友的床单上

听我朗诵惠特曼

我热爱诗歌，惠特曼大胡子
用来生产，文字的风暴
啤酒肚，可以超强度发音
这是我迷恋的形象，在野性的井队

洗净油污的双手，我把一本《草叶集》翻烂
 也会独自一人，用普通话大声朗诵
 惊飞一群柳树上的麻雀，孤寂的大山里
 只有冷表情的井架，是最忠实的听众
 有时会晃动着身子，为我叫好
 一些老工人知道我有这个特长，会让我
 朗诵一段
 像听戏，看热闹一样，大家很高兴
 冬夜，《船长》从头顶的星河里驶过
 活动房组成的狭小的营地，似乎也在
 太空去来
 而一首《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听着最过瘾
 里头的词和句子，好懂，也能激发联想
 有的人，睡下后可以在被窝里手淫了
 都是受苦的人，出死力气的人都
 都感到奇怪又能够接受，我这个
 在值班报表上写写画画的青年，多年后
 他们还会对儿女说起，有个疯子
 喜欢大声念诗，跟秦腔的调子差不多
 这话，当时就在我背后说过
 当时我就没有在意，搬铁疙瘩的黑日子
 磨损着我，我的心，和他们一样粗糙
 一样经得起摔打，惠特曼陪伴了我
 也能给大山里的一帮粗人，带来阵阵笑声
 惠特曼就是个好人

试油 179 队

我给了你六年光阴，卸车一样
 卸下我的青春，梦遗，力气和挣扎

我允许你磨损我，浪费我
 在腔子里有石油的大山，在大山的
 每一个路口
 支配我，让我转不出大山
 让我心慌，失眠，让我无助，失落
 有时我会一个人，在背地里哭一会儿
 这不是你给我带来的
 这是我不够坚强

我们都有伤，风吹来
 我们一起倾斜，但不会倒下去
 石油放喷，腐臭的味道
 弥漫在山里，久久不散
 果树都不结果子了，我的鼻孔里
 尽是黑泥，我也不清理

山里人少，说话少
 我有些结巴，山路弯曲
 我的肠子是直的，石油扩散
 油井的骨头是直的
 劳动太单一了，这让我有些认死理
 好不容易出一趟山，我反而情绪低落
 在城里我和人打架，把人家头都打烂了
 就嫌看了我一眼，说我是石油鬼子
 实际上野外队的人，就这样自称
 就是不让别人这样说

这里不光收留了我，也成全了我
 不然我到哪里完成我的青春期呢
 我有一段时间恨队长，嫌他过年不给我准假
 还把学开车的机会，给了他的老乡

现在不恨了，遭罪也分早晚，也有尽头
我还得再脱一层皮，再把一腔子的苦水
咽回去，咽回去

那时一身油污回来，我最关心吃啥
不猜都知道，是煮白菜，是土豆片
我吃得香，吃得快
我还关心有没有信，我收到的信
都在枕头底下压着
老家的信，鄢家发老师的信
我听说他也在石油上工作过
我给《星星》诗刊投稿，投给了他

一起的工友，有四十多个
这么多年过去，一多半的名字
我都忘了，你我能记住
你是一个番号，也是我的另一个名字
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在离开你之后
还能生存和坚持的理由
你给予我的，不在口袋里，不在箱子里
在我的身上，在肉里
在心口子，烫起来疼起来的地方

夜 里

夜里的劳动者，冬天
穿棉工服，身子企鹅般笨拙
移动着，我的影子，被探照灯的光
投射到土崖上，我被放大了
也变模糊了，我可以吸收寒冷

并转化成一缕缕的热气，我可以
自己暖和自己，一筐子星星的天空
倾倒在头顶，工间休息时
躺在在土坡上，夏天，我吃着草
想着远方的家，我会验证哪一颗星星是
易燃的

在井口，我抱着铁疙瘩，四肢一次次重复
我的动作是熟练的，就像在这之前
也许是梦里，我完成过一样
梦里多好，梦里遗精多好
现在我是恍惚的，比子夜的钟锤还要恍惚
抓住巨大的吊卡，用力甩出去
在它折返回来之前，我站着也能睡一会儿
在雨里，在雪里，在风里
我想把自己拿开一会儿，却待得更久
来时的山路，系在我的腰上
成为我卸不下来的负担，睡梦沉沉
过去许多年了，我似乎一直没有睡醒
一直在夜里，完成着我的工作量

冬 晨

下夜班了，太阳在化冻
火炉子上，坐了一夜的铁桶
熟透了一样吱吱叫着，多幸福啊
活动房里，我能撩起热烫的水
洗头，洗身子，头发里都是原油
拿洗衣粉洗，就洗掉了
冻了一夜，生殖器缩小了
像一块老化的胶皮，也糊满了油污

也用洗衣粉洗
 高度近视的窗外，阳光一块一块
 有的又结冰了，有的能伸展
 一会儿能见度增加了，几个麻雀
 一下一下跳着，在练习弹跳力
 偶尔会吃一口，麻雀有吃的
 我也有，一会儿，我干干净净的
 打着冷战，小跑到炊事班
 买回我的口粮，也一口一口咽下
 我的喜悦，跟太阳的颜色一样

噩 梦

三十年过去了，我经常做噩梦
 梦见我站在油井的井口，喷涌的油水
 从头上浇灌下来，灌进脖子
 流到肚皮上，裤裆里
 我醒来抹着冷汗，恐惧还没有消失
 可在当年，也觉得遭罪
 却习惯了，不在乎了
 一次次地糊一身油泥，还能开玩笑
 冬天身子结了冰，随着身体的动作
 我听见冰块裂开的声音，也看见冰块
 被我的体温变成蒸汽，在头顶升腾
 能闻到生肉和熟肉夹杂的味道
 苦焦的山里，谁能不在意自己呢
 肉身子知晓冷热，抱着心脏
 也只能安放在，无边的尘土里
 井队的队友们，把工衣唤作黑皮
 把站井口说成是命，命要认

家不在跟前，老婆娃娃不在跟前
 图个啥？就图个老婆娃娃有饭吃
 那年我 19 岁，我图个啥
 图个不让父母操心，图个能顶个人使唤
 确实，这就是我们庄严的理由
 支撑着骨头的理由
 我已经离开井队三十年了，睡梦里的我
 还在那个现场，而且是如此脆弱

刮风的夜晚

刮风了，土山的牙齿松动
 河流翻转了一下身子
 工地上的铁皮，在天上飞
 山脚下，活动房摇晃着
 已经旋转起来了，我也在旋转
 沙土泼洒，掀开了窗子
 灌进来一堆，也压不住
 我的被窝，我的身子是轻的
 一会儿在房顶
 一会儿在床下
 我在大风中旅行，在旅行中睡觉
 我的瞌睡来了又走了
 走了又来了
 我能想一会儿家再睡吗
 我能想一会儿女人再睡吗
 虽然家远，虽然想的不是具体的女人
 就这么想一会儿
 也是幸福的
 想一会儿再睡，我的睡梦里

也就不那么空了
我的睡梦，就不会被彻夜的大风刮跑了

关于女人的话题

就像山里缺水，野外队缺女人
搬着铁疙瘩，如果出现一个女人
井架也会移动身子过来，我正值青春期
就连浪漫的想象，也不属于我
原谅我的粗俗吧，在尘土宣扬的山里
在看不见尽头的土路上，我需要
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一个
能叫出名字的女人，就够了
虽然她和我隔了山水，不在跟前
我只是希望，她让我思念着
在我一次次把力气用完
一次次在井场累倒，又爬起来
我露天的日子，黑白照片的日子
天黑了天又亮了，我就能熬过去
熬下去，虽然我的意识是麻木的
我的生理反应是正常的也是多余的

那些地名

地名不在县，乡，甚至不在村
也许一辈子不知道，一辈子不来
却压在这些名字上，脚印，梦，车辙
还有尖锐的铁，我的 19 岁

渗透进这些名字里，像石油
渗透进石头的消化道，石油是原住民
我不是，却要 and 石油共处
在上里塬，打扮梁，铁匠沟
呼叫深埋的油藏，圆形的，长方形的
不规则的，叫不醒，摇不醒
那就打醒，上 6 排 1 井，打 36 井，铁
54 井
用铁疙瘩，砸，钻，捅
似乎有仇，就是有仇，不然不会和这些
名字发生联系
鸟路过，都不拉屎，更不会有人烟
我得留下，石油报复我
让我脸黑手脏，让我吃粗粝的饭食，得胃炎
让我泥地里来回走，得关节炎
让我想家回不去，让我找不下对象
一个名字在风口，吹大风
把我的帽子刮跑了，一个名字在山顶
太阳坐过，月亮坐过，我坐下
像一个孤儿，像一个傻瓜
一个名字的旁边，有一片野杏子林
春天，杏花开，杏花的妹妹
骑着毛驴，被喷呐牵着
去了山的另一边，剩下我
用不多的体温，把井架暖热
把这些名字，一个个暖热

牵挂

那些年，我 18 岁，19 岁，20 岁……

在山里搬铁疙瘩，整天一身油污
 一身土，我需要关心
 可是，却对家里牵挂
 爬在被窝里写信，到十里外的镇子寄信
 问父母的病，问和邻里还吵架吗
 也问厨房旁的枣树，结果子了吗
 想象着妹妹抖着手在油灯下读信
 想象着父母专注又不安的神情
 我觉得出门在外，不那么寂寞了
 一天到晚的累，也能忍受
 野外队是另一个世界，孤身一人
 不能说受到了命运的严重打击
 也算不上经历了人生的突然变故
 我似乎一夜间就懂事了
 一夜间就长大成人了

庆 幸

我得承认，我是一个有福的人
 在井队那些年，我坐的大卡车
 在山里的土路上，开得比飞机还快
 没有发生过翻车和坠崖
 我居住的活动房在环江旁，有一年秋天
 发洪水
 牛腰粗的木椽，肿胀的母猪都冲下来了
 大水都到活动房的跟前了，又退了
 我有恐高症，十二米高的井架
 糊满原油，我爬上去，在最顶端排除
 滑轮的故障
 也没有摔下来，我还眩晕着看了一阵远方

油井的井场失火爆炸，看井的人
 烧得连眉毛都没有留下，救火的人
 衣服着火了，头皮着火了
 我正好在矿区参加柴油机司机培训
 躲过了一劫，回去尽听了热闹了
 我得承认，老天给了我足够的关照

阳 坡

过了城壕镇，一条土路，布满大坑
 快要倒立起来时，就翻山
 山背后的背后，还有一架山
 就是太阳坡，就能看见野外队的活动房了
 早晚的阳光，果冻一样
 我在秋天吃杜梨树的果实，要经过一场
 霜冻
 果肉才能活动开，内部的酸甜
 冬天，活动房伸出的烟囱
 都吊着长长的冰胡子，一次
 我们臃肿着身子，去井场搬铁疙瘩了
 一间活动房着火了，大家赶回来救火
 但已经晚了，有的人为没有看上热闹失望
 大家都为一个老工人，藏在铝饭盒里的钱
 变成了黑灰，而感到惋惜，那天
 太阳坡上的太阳，又软又烂
 映衬着太阳坡的孤独，许久没有牛羊上
 来了
 山下有个采油站，我利用上山下山
 搭便车的机会
 认识了一个脸上长雀斑的女工

她和我谈人生，谈理想，我却只想接近她的身体
可我没有办法也缺少胆量，更不会把她调出大山
失败是肯定的，我的梦被破坏了
有了一个比石油还黑的角落，连太阳坡的太阳
也照不进去，直到转过年才慢慢恢复
我在太阳坡上晒的太阳，光线充足，强度大
可当我终于有机会离开，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哪怕是怀旧，我也没有了重走一趟的心情





方华灿，男，安徽定远人，生于1930年3月，教授。195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机械系，是北京石油学院建校之初首批从清华大学石油系到北京石油学院任教的教师之一。曾担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石油大学（北京）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石油大学的“孕育”与“摇篮”

——忆北京石油学院筹建的历史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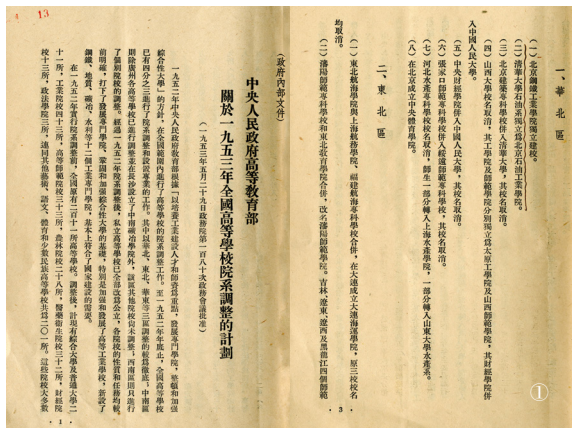
方华灿

1952年夏天自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当教师。在1953年10月1日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北京石油学院正式成立之前，我参加了学院的筹建工作。值此中国石油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之际，作为一直在这所大学工作了60年的老人，又亲身经历了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建工作，我有义务将自己所了解到的筹建工作历史片段献给校庆。

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的启动

筹建北京石油学院的第一个组织机构称为“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它是在1952年10月成立的，我有幸作为成员参加了该组的工作。这个工作组的成立，是在燃料工业部及石油管理总局（当时属于燃料工业部）做出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的决策之后确定的。当时的石油管理总局代理局长徐令强到苏联考察时，专门参观调研了莫斯科石油学院，回国后，向燃料工业部请示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经周总理首肯后，做出了这一决策。随后，石油管理总局立即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筹建工作迅速启动。

工作组的组长是连庆溥（石油管理总局人事教育处处长），副组长是于学业（人事教育处教育科科长）。组员中，张英（石油管理总局基建处主任工程师）负责基本建设，管时勉（人事教育处干部科科长）



①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

负责教职工编制，朱琳（石油管理总局经理处科长）负责财务概算，贾立勋（经理处干部）负责供应、后勤，我负责计划。为了尽快提出向国外订购仪器、设备、图书、期刊的计划，还临时请清华大学石油系的三位教师钱家麟、戴衡、林圣泳负责提出1953年拟向国外订购的订货单。

在工作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连庆溥组长就提出工作组首要的任务是：大约用半个月时间，完成向上级申报的论证报告、建立计划、基建规划、人员编制、采购筹划、财务概算等，蓝本就是苏联的莫斯科石油学院。

我当时刚到石油管理总局报到，连庆溥处长即找我谈话。她对我说，现在培养人才最重要，清华大学石油系缺少了解石油矿场机械的教师，所以就分配你到清华去当教师。但是，当前有更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向上级申请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的报告。因此，你先参加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负责编写好《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再去清华大学报到。这就是我与北京石油学院缘分的开始。

这份《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是向当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财经委员会申请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的主报告。它既包括论证建立学院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内容，又有学院建设的总体规划内容，如招生规模、校舍用地、人员编制、组织机构、专业设置、投资概算以及发展阶段、远景规划等。虽然这份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在工作组内有专人分工负责，我只是起综合的作用，但这对我这个“初出茅庐”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人来说，担子还是够重的，我只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谨慎从事，生怕报告呈送领导之后未获通过，完不成任务。

起草这份计划任务书的难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论证有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科学院，其二是论证为什么要把学院建在北京。当时，我就记住了连庆溥处长讲的那句话：“蓝本是莫斯科石油学院”。当时正值全社会“学习苏联”、“以俄为师”盛行，我从“莫斯科石油学院”切入，论证建立单科学院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在首都的重要性，很有利于被有关方面人士接受。直到1952年11月份，听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文教企高466号通知》已经下达，正式批准建立北京石油学院，我顿时喜出望外，感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无限欣慰。

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的推进

我在筹备工作组完成起草《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的任务之后，即去清华大学石

油系报到，在机械教研室工作。我走之后，筹备工作组为了在批准建立北京石油学院之后加快校舍基本建设的进度，又调整了成员，充实了基建人员（如负责基建及供应和计划的杜再生、刘若愚、陈世忠等）；还加强了领导，专门抽调刚从四川调到石油管理总局任总局机关党总支书记的贾崑同志主抓校舍基本建设。

1953年1月，“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任主任委员，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和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贾启允（原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任副主任委员。在成立会上，还决定在筹委会下设立“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负责建校的具体筹备工作，并指定贾启允担任筹备处主任，清华大学石油系主任曹本熹教授及贾崑同志担任副主任，由曹本熹负责教学筹划，贾崑主抓基本建设。“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的成立，标志着北京石油学院筹建工作开始全面推进。

建校筹备处成立后，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工作。当时，是曹本熹主任找我谈话的。他说，办一所大学，教师队伍最重要，现在就要想方设法为北京石油学院集聚人才。你虽然在机械教研室担负着教学工作，但是可以在筹备处兼做一些人事工作，负责为北京石油学院集聚教师队伍。就这样，我有机会参加了筹备处的教师人事工作。曹本熹主任做事勤恳、认真、严细、扎实，他亲自带着我跑教育部，请求教育部支持筹建北京石油学院，多给分配来自国内外的教师。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位负责人陈蒿民曾与曹教授是老同事，很熟识，曹本熹主任就为我引见他，让我以后跑教育部“要教师”就找他，就这样，引导我开辟出了一条“要教师”的重要渠道。



② 1953年4月，北京石油学院在海淀区九间房这片荒凉土地上开始兴建，这是开工前搭建的简易大门



③ 1953年4月20日，北京石油学院主楼建设中



④ 1954年4月23日，北京石油学院师生投入紧张的建校工作

曹本熹主任还指示我说，你还要跑燃料工业部及石油管理总局的人事教育部门，连庆溥处长你熟悉，你自己去跑吧！于是，直至1953年3月，我就奔走在这几个部门，专门为建校“要教师”。

在曹本熹主任的领导下，“要教师”的工作进展很快。通过几次跑教育部，高教司决定从1953年的高校毕业生中给北京石油学院选派一批师资。当时，我们强调主要需要基础课的教师，后来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的金属工学、机械原理课教师张文达、张本奎等）、西北工学院（机械系的力学、工程画课教师白鹏飞、黄厚生、左颖等）、湖南大学（基础部的物理课教师陈嗣廉、唐启宏、林可期等）、四川大学（基础部的数学课教师李华民等）、华南工学院（基础部的电工课教师林奉举、周昭鸿、黄咸先等）等高校分配来的一批教师新生力量，就是教育部对兴建北京石油学院大力支持的结果。

石油管理总局我比较熟，我找到人事教育处连庆溥处长“要教师”，她二话没说，答应将正在玉门油矿实习的北洋大学1952届毕业生陶景明（后自北京石油学院调到大庆石油学院，曾任院长）、潘家华（后自北京石油学院调到石油工业部廊坊管道局，曾任局总工程师）、迟瑛琳（后自北京石油学院调到西南石油学院，曾任力学教授）等分配到建校筹备处。我向连处长要基础课的教师，说我们极缺热工学方面的教师。连庆溥处长非常热情，她就带我到燃料工业部人事教育司找“袁大姐”（人事教育司司长袁溥之），硬是把已经分配到燃料工业出版社的北洋大学机械系1951届毕业生任瑛（后曾任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热工教研室主任，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中创新成果“水套加热炉”的发明者之一，该项成果曾获国家科技大会奖），调配给北京石油学院。这里，还要特别一提的是要李天相（1952年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分配在西安西北石油管理局工作，



⑤ 1953年10月1日，北京石油学院举行简朴的开学典礼



⑥ 1954年10月20日，苏联专家给大学生讲课



⑦ 1954年11月20日，同学们在宿舍准备考试



⑧ 在北京石油学院美丽的青年园里认真学习的大学生

1978年后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过程。李天相与我是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我很了解他，我就找连庆溥处长，请求将李天相调到建校筹备处来。本来，连处长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后来与西北石油管理局商量时，他们不同意调李天相，而是换成了赵正修(后曾任石油机械系秘书、炼厂机械教研室主任)。于是赵正修来到了建校筹备处，而李天相未调来。但是，“坏事变成好事”，多亏李天相未调来北京石油学院，否则，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怎么办呢？这算个小插曲吧！

1953年3月，清华大学石油系钻井专业春季班毕业，阮锦钿(在北京石油学院曾任石油钻采系秘书、系党支部书记，校政治部副主任，后调任青岛化工学院院长)留校，分配到建校筹备处。于是，他接替了我在筹备处的兼任工作，我即能在机械教研室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工作了。此后，建校筹备处的各项工作突飞猛进。曹本熹副主任主管的教学筹划工作和贾皞副主任主管的基本建设工作“比翼齐飞”，一起快速推进。4月份组织我们去位于北郊东升乡九间房村的北京石油学院校舍工地参观时，还只看到几排工人住的泥土平房，而作为校舍的“工字楼”刚开始兴建，只能看到建筑物地基的基坑。

没想到，到10月份开学时，这栋约9000平方米的“工字楼”的下面两层已经投入使用，既作学生宿舍，又作教工宿舍、教研室、行政办公室，还兼作图书馆、医务室，真是多功能。总之，短短几个月，建校筹备处大踏步迈进，胜利实现了北京石油学院建立的“三个当年(当年筹建、当年招生、当年开学)”的预期目标，在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未完待续)



古韵新咏

诗词杂咏集什

于善懃

西江月·端午吟

米白枣红叶翠，角尖棱直香浓。一年一度端午情，一往情深包粽。

屈子吟魂耿耿，离骚风骨铮铮。兴观群怨蕴忠贞，千古诗人节重。

登岳阳楼

少欣诵范文，老迈赋登临。
胜概烟波渺，大观襟素伸。
诗联吟复叹，忧乐古犹今。
一览君山小，复知梦泽深。

伏羲八卦山

八卦台观六合境，一弯渭水两仪生。
人文始祖天地准，一画开天辟鸿蒙。

敬赠甘肃传统文化研究会朱林会长

朱子遗风泽儒林，丝绸长线系温馨。
熙熙盛会东道主，拳拳服膺赤子心。

赠章越琴教授

《三皇五帝都考辩》，出语惊人妙哉谈。
江山代有奇才出，独领风骚不计年。

赠刘乐一教授

天书谁谓无人识，石破天惊仰乐一。
妙手启开黑匣子，慧心解得古崖谜。

听周继圣教授吟诵

千古方言千古音，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吟三叹惊四座，天下谁人不识君。
千秋礼乐足千秋，诗教渊源汇万流。
往圣绝学凭谁继，文哉郁郁吾从周。
抑扬顿挫韵铿锵，轻重缓急舒慨慷。
子所雅言诗书礼，吾倾心耳晋隋唐。

寒萌诗词（八首）

寒 萌

杂言——读李白有感

谪仙化金星，凡尘遗风歌。
手捧金玉卷，神思随君游。
三山常飞渡，五岳留履痕。
豪气宣天地，华笔书壮景。
惊风泣鬼绝伦才，蛟龙偏遭鱼目讥。
大道如天不得出，长醉难销万古愁。
天子呼去岂识璞，只为佳人写霓裳。
一朝放还离长安，恰似鹏鸟出笼囚。
乘风济沧海，腾霞会天客。
揽月摘星寻常事，吞江吐海杯中酒。
五花马，千金裘，古来万事如东流。
无心事权贵，散发弄扁舟。
闲云识秋意，自在比野鹤。

江城子

高楼帘幕半遮隐，风娉婷，舞清影。
盛绿流翠，浮光卷落英。暗忖前尘已蹉跎，
能几度，拥春醒？

流年若花难载情，淡阴晴，自飘零。
思穷笔秃，无从描荒心。临窗举杯待明月，
更那堪，起霾云。

浣溪沙

落花簌簌送晚春，斜阳燕脂染黄昏，
满目山河翠意深。

四时风华岁留痕，绿肥红瘦皆成文，
无为睹物暗伤魂。

阮郎归·盛夏

烈日熏风夏如往，云瓦漏天光，浓
绿厚翠裹红妆，无处觅丁香。

柿果小，柳叶长，梧桐庇荫凉。欲
将心事付流觞，清笔描斜阳。

蝶恋花

谁解子规春夜啼？泣血声声，难诉
平生意。自恨东风遥万里，独怜秋木暗
零涕。

薄暖轻寒二月暮。雾霭沉沉，遮蔽
天涯路。南雁未归舟不渡，隔山阻水怎
相顾？

雨淋铃

长灯碎影，烟雾迷朦，冷夜寒景。
佳期不遇晴空，凭栏处，更深雨重。哪
顾酒残茶冷，把盏和泪饮。天涯隔，江

山万里，何事难共一轮月？

游子更易悲离情，更那堪，萧瑟秋雨时。今宵归梦轮迭，彼人家，小桥流水。纵是南柯，亦可暂慰相思。且藏匿万般心绪，只付于纸笔。

清平乐·小寒

年初岁末，瞬息时交错。恰似微尘遗广漠，觅尽天涯难获。

流光容易抛人，寒来暑往无痕。旧日风情不复，红颜何计倾城？

渔家傲·风歌

风歌长啸震云途，饮罢残酒又江湖。一舟独行一单橹，任夷阻，敢向天河凌空渡。

平生自恃重诗书，也仗豪情笑沉浮。且放野马南山处，莫频顾，醉里挑灯待日暮。

沁园春·辉煌人生路（外六首）

全兆岐

献给共同战斗十四年的挚友、弟兄、知音郑其绪老书记七十周岁华诞。

承载辉煌，鲁南骄子，古稀寿安。五十年信念，激情献党，启航民办，今世油缘。品学双优，殚精竭虑，无悔无怨辅导员。雄心志，十载书记任，政绩超然。

高瞻掌舵航船。善柔管、攻关不惧艰。抱宏图梦想，狂澜力挽，校区黄岛，不朽弘篇。学界文坛，华章睿智，专著鸿文传世间。贺华诞，十四年挚友，颐享天年。

临江仙·攻坚克难唱新戏

祝贺十二届四次人大、政协两会胜利召开。

中华宏图千秋史，梦圆两会今期。攻坚克难唱新戏。稳中求进，创业创新机。经济转型调结构，巧治改革难题。带通路展遇良机。惠民睿智，大国小康奇。

雪梅香·屠呦呦获诺奖有感

诺医奖，中华巾帼喜荣膺。阅良方千卷，醉心淡泊求精。千遍万番取精萃，草蒿神药惠民生。平生志，国粹传承，毫耄成名。

呦呦鹿鸣远，致谢先贤，点赞同行。宁静如蒿，亦能举世俱惊。无涉头衔远名利，最能专注获殊荣。休争论，万事如医，大道康宁。

秋瑞香·赞北京奥运五环塔

挺拔冲天云漏，塔影湖光环柳。五环圆柱银灰透，奥运景观魁首。

遥望宫殿红楼秀，美依旧。京城靓景黄昏后，七彩五环如昼。

狮醒凤鸣雁影飘

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有感。

文化殿堂藏珍宝，周秦汉唐十四朝。古今繁盛丝绸路，狮醒凤鸣雁影飘。

世界遗产中华魂

参观西安兵马俑有感。

秦皇盛世国威统，气势恢弘兵马俑。万马千军巧布阵，中华遗产全球宠。

旧貌换新颜

43年后重游黄帝陵有感而发。

似箭光阴四十三，轩辕古柏貌当年。开疆黄帝驾龙去，祭典恢弘拜祖先。华夏五千自古传，沧桑历尽上高颠。车以行路通高速，舟以济川秋满天。

蝶恋花·红楼梦醒

张崭颖

孤榭寒池琴瑟默，花冢萋萋，花帚佳人辍。堂侧石狮依草卧，忆当年玉盟金诺。

又是一年冬雁过，不语残荷，徒叹花期错。荒苑空楼何必锁，残棋犹待离人破。

青玉案·唐岛骑行

岳为超

一路飞铃一路风，卷红尘、印痕延。过尽繁华身依然。行人渐让，喧嚣自去，倾海洗旧颜。

落日湾畔客天涯，孤车小驻夕阳远。一声潮起一声叹，任它舟横，坐看春生，又换了人间。

急风骤雨时

任凤宁 文学院 2015 级

诡思谲念意不平，急风骤雨四月生。晴光飞樱入梦里，觉后方知天未明。

絮满城西芳草甸，雨横风狂冻雨霰。

三年韶华一瞬飞，散作落红寻不见。

枉叹辜负入凡尘，还欲金碧做奂轮。
急风骤雨打新月，凄凉酸楚恻闲人。

长恨曲中恨未已，碧落黄泉泪相似。
不知乐天怨何人，但见重光东流水。

雨洗新荷颤悠悠，冬吹春摧何等愁。
不见舞雩六七子，何时洛水登仙楼。

德鄙惭愧只徘徊，经年未净明镜台。
青崖白鹤浮云去，俗情溺凡又归来。

空对飞花雨不闻，谈笑还怅不见君。
五浊苦行以何度，且观天地质与文。

乐安城西桃李花，而今花好在谁家。
花开雨弹绽欲尽，泓碧月色一片斜。

斜照江天凄凉露，不知此去又何路。
只望无垢清净归，晖照春满花枝数。

燕过也

赵明超 化学工程学院 2014 级

花落几瓣 风吹几晚
寒夜倚窗 月如霜
梦醒泪未干 多惆怅

独自凭栏 微寒
添了衣裳 心却凉
长夜无眠 尽思乡
秋水望穿 万水千山 归途何方

燕过也
心在想 意彷徨
千百度 寻她在人海茫茫
回头望 却不见灯火阑珊
青梅已落花香残
竹马老去人未还

只怪我太过猖狂
找不到 回头之岸
只怨我志在四方
藏住了 儿女情长

江南春

郭同珍 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 2015 级

粉色牡丹兴高采烈绽放
挺拔竹叶洋洋洒洒花样
青葱长弄摇摇曳曳倒影
诗意江南烟雨朦胧缓行

最是那夜幕临
红灯笼 橹夫谣
百花静夜春意闹
灯光秀 游船行

绿荫徐风避喧嚣

尽是江南春意浓
不解文人临境情
古今多少朦胧事
魅在隐居双山梦

古风新韵为筑梦（外三首）

——献给中国石油大学《萃园》诗刊

王兴忠

逢春诞生西海岸，热传核心价值观。
七律七绝四五言，新曲新韵长短篇。
回味教授话一席，足胜诗论读十年。
师生共筑中国梦，创造能源艳阳天。

校园春光美

创造太阳雕塑显，钟楼悦目望无边。
滴翠大道喜鹊飞，飘香校园鲜花艳。
蜜蜂巡遍宿舍楼，海风吹透图书馆。
人生出发步行街，青春梦想此扬帆。

玉兰赞

春天岛城何处香？玉兰树树竞芬芳。

风来隐约白蝶舞，日出分明仙鹤翔。
银盏杯杯沾雨露，琼舟片片沐朝阳。
冰清玉洁献游客，一生梦想任观赏。

樱花赞

度过寒冬携春来，精神抖擞满枝开。
过去未来不多虑，只把感恩化精彩。

江神子·清明

刘刚 机电工程学院 2015 级

旷野云低路平风。杖篱东，杏点红。
桃花未雨，幽林恼啼莺。满目行人携纸马，
三更寒，五更钟。

柳木新栽草连空。客魂销，伤怀声。
故人不复，可怜此生中。长驱遥思祭清明，
坡上松，两三鸿。

怀

陈勇涛 经济管理学院 2015 级

斯人长已矣，远梦复无期。
相决两日月，不过华山畿。



萃湖散笔

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

——博士论文致谢

栗宝鹃

光阴流转，岁月轮回。正如这年年春景如约而至，这春天的故事也依然在继续。

已然记不清，那段美好的日子如何开始，又如何终结。2007年硕士毕业，就职于油田物探研究院。那段日子，春天是亮蓝色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综合楼前的蓝天白云，不管是工作间隙从8楼办公室的窗口望去，还是休息时间在院子里暖暖的阳光下徜徉，满心满眼都是幸福的味道。那朝夕相处5年的兄弟姐妹们，欠你们一声“谢谢”，是你们让我在物探院的日子里，不仅见识增长、学识提高，还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温暖和家的味道。

曾经以为这样幸福的日子会持续到地老天荒，但也许时间真的是静止的，是我们在流淌。随着爱人就职学校的搬迁，导致三口之家，分居两地。那段日子，春天是灰色的。无奈之余，重拾书本，备战考博。“读到硕士，博士不读总归是遗憾。”也正是这句话，像灰色天空里的一缕阳光，照亮了那些在机房一隅悉心研读的日子。

2012年的春天，随着考博结果的公布，一切阴霾烟消云散，我开始了博士生涯的学习生活。一如亲人的周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的导师学术渊博，待人和善，跟着他们，你要好好下功夫啊。”以后相处的日子，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有导师这样的学术指引和生活教导，何其幸运。

师门初至，春天是绿色的。一众善良可爱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谢谢你们，不仅给予我舒适的学习环境，更给予我一生的友情。博士生涯从课程学习和项目实践开始，忙碌而充

实。4年博士生涯，4个生产项目涵盖三种沉积类型，最宝贵的财富不仅是具备了独挡一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以科研的态度去完成生产项目”这一理念的养成，将使我受益终生。我还感念于项目组的诸位成员，谢谢你们给予我真心的鼓励和启发，以及慷慨的支持和帮助。

读博，给疲惫生活以希望，但读博的过程却是无奈而苦涩。这段生活，毫无疑问是黑色的。4年间，累过、病过、哭过、痛过。在坚持的过程中，常想起导师的话：“现在你们两地分着，是死棋。等你博士上完，说不定棋就活了。”正是这样的鼓励，让我跌倒了又爬起来，虽然一路摔跤无数，但还是抱着希望在前行。坐着，其实在奔波；热闹，其实是孤独。读博，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地狱和天堂都在人间。很多时候，我们要征服的是自己，而不是征服世界。

博士毕业的硬性要求是发表论文成果。专利申请、论文撰写最初总是文不对题，言不达意，已经记不清楚我的导师逐条逐个就思路探讨过多少回，逐字逐句就文字修改过多少次。在此，“衷心感谢”一词分量太轻，那份铭心刻骨的深情感念，将温暖我以后所有的日子。

努力的过程如暗夜前行，无奈而苍凉。但是同时深感幸运，我周围有那么多的朋友，如漫天星光点缀着我的梦想。教研室、课题组的老师，图书馆、编辑部的老师，曾经的同门，如今的同窗，无数个加班的夜晚护送我回家的几位兄弟，谢谢你们给予的支持与鼓励、关心与帮助，这份情，我会铭记一生。

论文的致谢，我不想说感谢我的家人。无论是工作中和生活里，我们早已经是一个整体，密不可分，我们同承生活之路的苦辣和酸甜，共享奋斗过程的喜悦与哀愁。在这里，爱人和孩子和我站在一起，对大家深深地道一声感谢！非常幸运，坎坷路上有这么多师长朋友的关心、关爱和关注。

1996年进入大学校门，2016年博士毕业，求学工作交替运行。20年的追梦，多彩而艰辛。是不是我要跟我逝去的青春说再见了？也许青春永驻就是最终时完成最初的梦想，好在我尝试过。今年，我的父亲已70岁高龄，母亲也66岁了。他们曾努力创造机会使我能走进大学校门，他们在经济上无私地支持我在各个阶段的求学。是他们，让我感到活得更有尊严。他们在我需要的时候，总能毫不犹豫地来到我身边，帮我打理家务，照看孩子。他们无尽的亲情和无私的关爱，是我前行路上的动力之源。我只有不断努力，让他们感到欣慰，让他们为我骄傲，让他们也活得更有成就感，活得更有尊严。

2016年春天如约而至，虽然乍暖还寒，但我还是透过萧瑟的枝头，看到无尽的春意。不管前行的路如何艰难，我都深知，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你，有他，有你们，有他们。愿远去经年，归来仍是少年……

粉 丝

赵 茵

粉丝，对于“70后”的我们来说，是一种食物，山东的粉丝大多是用绿豆或地瓜淀粉做的，好像还有用玉米做的。我其实分不太出来粉丝的原料，在我嘴里，粉丝都一个味儿，一样好吃。据说，日本人把粉丝叫做“春雨”，朝鲜管粉丝叫“唐面”，越南好像是直接就叫“面”。要说到底还是人家日本人侵略过那么多国家因此见多识广，给粉丝取了这么个诗意的名字。至于朝鲜和越南则显得食品文化有些贫乏了——如果管粉丝叫面，那把我们用小麦磨成粉然后加上水和成面再费力八叉抻成的面条往哪儿搁？

粉丝是我钟爱的一种食品，是我吃涮羊肉时必点的一道菜。粉丝里有一道有名的菜叫“蚂蚁上树”，就是粉丝炒肉末儿，也是我爱吃的，还有酸辣粉儿、金针肥牛粉丝煲、韭菜鸡蛋粉丝素锅贴……总之一句话，粉丝做成的食物总是能让我的唾液腺狂喷唾液，就连鱼翅咱都当成粉丝来吃，当然，鱼翅属于煮得火候不太够的“粉丝”，所以不太好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粉丝不仅仅是食物了，还变成了人，确切地说是一组人群——追星族的别称。据说作为追星族别称的“粉丝”是从英文单词 Fans 音译过来的。Fans 应该是 Fan 的复数，Fan 在英文里作为名词的意思是“扇子、鼓风机、风扇、迷、狂热者、爱好者”，作为及物动词的含义是“煽动、刺激、扇、吹拂”，作为不及物动词的含义是“飘动、成扇形散开”，从不同词性的释义来看，无论名词还是动词，英语里把 Fans 作为追星族的别称还是很恰如其分的。只不过把 Fans 音译成“粉丝”我实在不敢苟同——不知道当初是哪位说着一口中国地方方言味儿英语的老兄音译的，这根本是 an、en 不分，直接音译 Fans 应该译成“烦死”才对嘛——我相信这个音译一定会得到像华仔那样曾经被脑残粉追得满天飞满地蹿的明星们的普遍认同——至少是心里偷偷的绝对的认同。不过，不管咱是啥想法，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正式把“粉丝”收录进去了，这意味着这个方言版英文音译词就像私生子终于上了户口一样——有了合法的身份。

其实我们这代人小时候也是追星的——小人书时代我们追的“星”是画儿里的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抢眼、欧阳海拦惊马……后来随着电影场放电影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直至电视不再是少数家庭的奢侈品而成为家庭必备“三大件”之一，我们也开始从崇拜英雄人物扩展至开始喜爱比如唐国强、陈冲、龚雪、刘德华、关之琳这一类影视明星。不过我们对于那些影视偶像的喜爱，与现在年轻的粉丝们所表现出的狂热与痴迷相比，实在是相

形见绌——在我们这代人眼中，明星们再迷人，他（她）也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鼻子有眼即使比我们多了那么一点也绝不会是马王爷那第三只眼顶多就是个六指儿的普通人；而在现在某些年轻的脑残粉眼中，偶像就是他们的神他们的命他们的一切，他们甚至可以为了偶像放弃属于自己的人生。这种现象一直让我不理解。我知道心理学上有个“晕轮效应”，或者叫“光环效应”，就是说人们对他人的认知判断首先是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然后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这种“晕轮效应”应该是粉丝们的心理基础。所以，我理解在粉丝们心中偶像是完美的是无与伦比的。可是不理解的是粉丝里的那些“脑残粉”，一个无论多完美多无与伦比的人，他真的值得你为之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放弃自己的是非观念，甚至放弃自己的生活与生命么？

自从养了大姐——我家的一只拉布拉多犬以后，我开始有些明白那些“脑残粉”的心理了。其实，粉丝的心理不过是人的生物性的一种折射而已。在自然界中，群居动物会本能地把自己划分到不同的群体里，同时不自觉地对自己归属的这个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忠诚。比如，狼为了维护狼群的安全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狼的后裔，大姐每天也不遗余力地维护着她的领地——我们家，以及她所在的群体——我们全家人的安全，每次有人接近我家，她都会上蹿下跳一通狂吠，无论我们怎样对她不管是爱她嘲讽她还是嫌弃她，她永远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们，因为大姐已经把自己划分到了我们这个群体里。人也一样，为了营造出自己属于这个世界的感觉，人们从小到大都在不停地进行着自我与他人的群体划分，一旦某个人或者某个物品归入了自我群体，会让我们产生极大的认同感，我们就会尽最大的力量去保护他。所以，就明星的粉丝团来说，与其说是某某明星的粉丝不如说是某某粉丝团的明星，因为这个粉丝团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个明星被粉丝们划入了自我界限之内，而因此共性凝聚起来的群体又为其中的成员提供了社会归属感。所以，当外界与自己所在群体产生冲突时，粉丝们会发起猛烈攻击。说白了，他们其实不是为了偶像而斗争，他们是为了化身为自己的偶像而斗争。

从这一点上来说，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人，无论你是刘德华粉儿、周杰伦粉儿还是苹果粉儿 LV 粉儿，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有的只是群体划分界限的大小而已。说到界限大小，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了，我们大家有个共同的群体界限——国家，所以从这一界限上来说，不管性格、喜好、观念、贫富差异多么大，总是有一些能让我们产生自我认同感的共性，使大家一起成为了“华粉儿”，所有“华粉儿”其实都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至于“华粉儿”之下小群体之间的磕磕碰碰不过是吃饱了以后歇晌儿斗咳嗽而已。当然，如果您的心胸足够宽广，咱还可以把这群体界限继续扩大，扩大到地球粉儿、宇宙粉儿……

说来说去甭管啥粉儿我自己也是粉丝中的一员，不过我依然不能认同“脑残粉”们的极端行为，因为我觉得，不管出于怎样的理由，人总是应该保留最起码的理智与最基本的是非观念，毕竟，爹妈辛辛苦苦用食物喂养我们帮助我们的大脑良好发育，最终是用来思考的，而不是用来被门挤的。

那一年，那些萝卜

牛庆玮

可能由于春节本就是怀旧的节日，家人聚在一起不免提起往事。尽管岁月如烟，但一些往事却沉淀下来，抑或有趣，抑或艰辛磨砺，虽不常记起，但也从未忘怀。大年初五的饭桌上，突然想起了少年时代的那些萝卜。

那年我上初二，全县萝卜大丰收，我们家也种了将近两亩地。那年的萝卜长势出奇的好，一垄垄、一畦畦，每个萝卜都傲慢地挺直了身子，顶破了身边的泥土，长势喜人的萝卜高出垄背儿一尺有余，见阳光的部分翠绿如碧玉，不见阳光的部分嫩白如羊脂。

萝卜丰收了，院子里萝卜都堆成了山，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不是很强，自给自足式的生活还是主流，粮食和蔬菜供给主要靠自己种植来满足日常用度，有少量剩余一般送亲戚邻居，有大量富余的时候才拿去出售，基本途径就是赶集和走乡串户地叫卖，仅此而已。那年，我们家的萝卜实在太多了，必须到集市上卖才行。由于父亲上班很少有时间管家里的琐碎营生，母亲又身体不好，只好给我和小妹下达了去集市上卖萝卜的任务。

清晰地记得我和小妹拉着整整一地排车的萝卜去离我们村4公里的集市叫卖，由于我和小妹年幼，拉着整车的萝卜还是费了不少力气。集市就设在国道边上，当我和小妹到达集市的时候，我们俩傻眼了，行人车畜把路堵得水泄不通，而在来集市路上有好多拉萝卜的大小车辆，卖萝卜的人和车沿着国道足足排了一两里长，整个集市简直成了萝卜的海洋。我和妹妹眼看着萝卜单价由一块钱40斤一路跌到60斤，可即使这样，很多人的萝卜还是卖不出去，这也包括我们家的。最后我和小妹只能挨着饿、顶着中午的日头再把萝卜拉回家，继续像小山一样堆放在院子里。

萝卜卖不出怎么办呢？大人们开始变着法的让孩子们吃萝卜。刚开始是炒萝卜，每天三顿；后来是用萝卜做馅儿，蒸包子，又是若干天连着吃；再就是腌制咸水萝卜、晒制萝卜干儿，一吃也是整冬整春的吃。但不管用哪种做法吃萝卜，各家各户都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食是萝卜，二是基本不怎么放油（当时只有猪大油，不流行食用素油）。当时，还流传一个故事呢，说是一位老太太，家境贫寒，舍不得吃香油，每次用香油都不敢倒，只能用一根筷子蘸一下香油，又怕筷子蘸多了，就在蘸之前先把筷子沾些水，结果半瓶香油到年底成一瓶了。还有种说法，谁家说自己富有，就每天出门前用大油擦一下嘴唇，嘴上油光光的，说明家里能吃得起油，家境殷实。

总而言之，一切能用萝卜代替的进食机会，大人们是不会放过的，目的就是消耗萝卜，节省下粮食！直把孩子吃得闻到萝卜味儿都想吐，打嗝萝卜味，排气还是萝卜味，孩子们上学教室里都洋溢着丰收的萝卜味儿！可即便是这样卖力地吃萝卜，院子里萝卜还是堆积如山。

那年在我们村吓唬淘气的孩子都变了说法：“再闹，再闹就吃萝卜！”于是再淘气的孩子也不再哭闹和淘气了，有时甚至变得乖巧起来！

自那年之后，我是到了谈吃萝卜色变的程度，彻底让萝卜伤着了，从此戒了萝卜！今年春节，媳妇炒了一盘辣炒萝卜丝，白碟里绿色的萝卜丝中点缀着红红的辣椒，我硬着头皮伸出筷子，一品尝，嗯？怎么不是小时候那么难吃了？这才仔细数了数，我与萝卜都当了三十多年的“对头”了，一晃三十多年，是萝卜的味道变了吗？还是我的味觉变了？其实都没变，变的是生活啊。

笛声萧韵

龚文涛

和笛子作伴已有十年余，收藏的笛子不少十数支，当然价格没有不菲的，不过是几元到几十元，算是乐器里面身价最低的。笛子没有琵琶的哀伤，没有小提琴的娇贵，没有古筝的清高，只有一种简单的自然。无论心情非常沮丧或者非常快乐，我都会用笛子修理一下我的毛躁，用笛声梳理我的思绪。

快乐来自简单，幸福源于自然。一支竹笛，七个孔，一张膜，一种幽情，就能够让空

气中充满一种欢快的情调。我吹笛子是师从我最大的堂哥，他不单歌唱的好，人长得俊俏，身材魁梧，干活利索，而且对朋友热情。他对家族长辈的尊敬和对晚辈的爱护一直是我們学习的榜样和骄傲，当然还有他的笛子。最喜欢听他吹一首《女儿情》，《西游记》的插曲，“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第一次就被这种音乐这种旋律给镇住了，心弦就这样撩动，铁了心的要学。他从最基本的吸气吐纳到1234，反复给我强调注意气流要和缓持久。这样反复练习了两个月，我终于上手，居然能够吹出简单的谱子，可以对小伙伴炫耀一番了。

哥哥和我的字都是信笔涂鸦，父亲一直叹息后继无人，不过看我的笛子似乎还像模像样，也有些欣慰，对我吹的《千年等一回》最为赞赏。父亲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会二胡笛子等多种乐器，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看到我的笛子似乎有些继承了细胞的细胞，于是每次都兴致勃勃地说：“华子，再吹一次。每天都要练习一遍！”

源于对《新白娘子传奇》的热衷，其中的插曲《千年等一回》悠扬轻快的旋律能够让我找到童年的感觉，幻想着自己就是里面的小牧童，笛声在青山绿水中悠扬地回荡，有神奇秘密等着去探寻。这首歌无疑最适合用笛子演奏，悠扬中透着欢快，时而需要在每段的最后一句拉长一点，以凸现出笛子的悠远；时而需要加快指法节奏，以展现出笛子的婉转。

黄昏的时候，斜阳余晖中，白天的喧闹已渐渐散去，夜幕还没有放下，心情却可以停靠休息。这个时候，可以驻足阳台，面朝蓝天白云，放飞自己的心扉。呆不到一会儿夜幕垂临，新月初起如钩，我用一只笛子将心中的快意，化成清脆的旋律，回荡在朦朦夜空中。银色月光，点点繁星，都沐浴在悠扬的笛声中。

如果心中倍感疲乏和失落，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一曲箫声化解。夜欲降，未降；心欲静，未静，最好还有一点细雨连绵。绵绵不绝的气流掺和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化成低沉雄厚的倾述。《红楼梦》里面很多歌曲的意境很适合用箫来描绘，无论是《枉凝眉》还是《葬花吟》。没有了玉人吹箫的优雅和俏丽，体会更多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画境，仿佛经历着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的寂寥而窘迫的命运，无尽的箫声，无尽的哀思。

在乐器里，笛子和箫虽然算是简单易学的，但是要学会还需要坚持。在大学本科吹笛子的时候，有人告我扰民让我很是伤心。不过颇感欣慰的是，虽然我笛子水平不高，居然教会了我本科宿舍的两个哥们儿。蛊惑他们买笛子练笛子，强迫他们每天和我一起陶醉在我们自己的笛子音乐中，后来他们居然也会吹简单的笛谱了。此外，闻笛声而寻来切磋笛子技艺的同学居然还不少。不过可惜的是，开始还往来频繁地勤学苦练，坚持不了两个月就不闻不问了，看来笛子与箫虽然简单，也需要一份热爱和坚持，何况要达到高手那种收放自如绵绵无绝的气力的确非一日之功。当然，正如同在于钓不在于鱼，最重要的不是笛子和箫到底吹的怎么样，只要心灵放松了自己快乐了，何必在意其他呢？

时间煮雪

张淑桐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研究生 2014 级

题目置于我桌面已两月有余。就这样从深冬搁浅到了初春。

每次想写下些什么的时候总如资深烟民娴熟的烟瘾，发作时的难忍，于是，终于在深冬的雪花飘落，在傲雪的灵魂消散难觅的今日，提起笔来。

儿时，家中院子的四个角落里，植着四棵梨树。春有梨花满院，夏有梨叶带雨，秋有梨果垂钓，冬有梨枝挂雪。花开季节，整个院子飘香满溢，沉甸甸的冬季则是雪打枝头。我的童年与少年，在一年又一年冬雪卧梨枝中，安静又惬意。

少年之后，我从西北偏北走到了华东以东。于是，又开辟了新的雪景，时间继续有了印记。

岛城极少下雪。当看到地面上浅浅的一层薄雪后总是欣喜若狂。薄雪难留，很多时候的深夜，在月光下走过会看到晶莹一片；经过一夜，天亮后，又分不清是雪还是霜了，又或者雪霜与共。但无法打雪仗，无法扔雪球，也无法灌雪脖儿。那是烟城的景象，正如我还是相当怀念烟城的大雪与狂风。那样的大雪是必须用大铲子来铲除的，扫帚无济于事。那样的狂风是与帽子格格难入的。嗯，烟城的雪功成名就，烟城的风功高盖世。灌雪脖儿，印象深刻的还是理-5班。有老大，有同伴。多年已过，你可还记得当时的懵懂，当时的疯癫，当时的少年狂。年后返校前驻兰，黄河畔的奢华艇，豪迈的对影三人。十多年以来，一起见证彼此的大小心情，一起陪伴彼此的喜怒哀乐，我想，已是难得的奢侈，已是不可多求半分半毫的知足。

凌晨赶火车，初入胶东的场景深居脑海，历历在目。有父亲、母亲，有包裹的行李，有沿途不一的风景，也有恩赐与温暖。人生总有些场景是这辈子永恒铭记的，它们时时触动磨炼于世愈发滑稽钢铁的心，譬如列车上收拾包裹的父亲弯着的腰，譬如母亲悉心的嘱咐，也譬如出站后透过人群看到老哥深陷的眼窝和凸出的眼袋。

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见海，是在从青岛到黄岛的轮渡上，会看到蓝天与湛海共存，紧接着是楼宇渐远，看至模糊的时候另一楼宇渐近，似乎海的此岸是楼宇，海的彼岸是无尽的楼宇。后来的见海，便是烟城的宁静的海、蓬莱的海、长岛的海；每一次都是与挚友的心灵的荡涤，每一次都是迥异的风景，每一次都值得我用心怀念。船票是有意境的，自带着

美感。于是，我收藏多张往返于烟台与大连的船票，时不时地兜揽以暗忖海水攒动，浪花涟漪。

那一年的盛冬，时间，你是否依然紧握。从假小子留到了长发，我们就这样固执地闯荡着旋转的江湖。童言无忌，抹不去的痕迹。时间就这样，在雪赐予的感动中，看似光明正大，偷溜。青草欣欣，等来年，春风起。

如今，是又一个阳春三月。

已经是前年发生的事儿了。那个夜晚，烧烤啤酒，知己于侧，小心翼翼地跻身于锦州某街边地摊。嗯，我记得抬头看了看星空，那晚锦州的月亮很圆。无闲事挂心头原本就是一种人生的圆满。挚友前阵子给我发消息，悔当初未拍张照，也好闲时翻出看看。如今的学业压力，已然很难悠心去游览一个好去处，也很难静心去翻完一本厚名著。正如最近所迷恋的萧红的书，也未翻动几页。好时光总是一去不复返，就像好梦，永远遥不可及。

时间在偷溜，痕迹在变动，总有些片段是亘古的。正如乍暖还寒、三月飘雪，有些时光便定格在了刹那。然后细回想，然后会心笑。

挚友终于寻到了属于她的幸福。每年上山祈福的场景历历在目，虔诚许愿的衷心无独有偶。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忒美。且行且珍惜，携手共度余生。惟真。在快节奏的今天，在耗不起的年纪，慢性子且后知后觉的我始终期待着这份难得的美好。

是的，人也在变。且以来不及观摩的速度。于是，历经人情冷暖；于是，隐忍并坦然接受。自初踏入胶东时的形单影只茫然无助到如今能独自走南闯北游刃有余地跻身各个城市的陌生角落，我的改变，翻涌成夏。正值年少，傲娇抬头，我爱上了沉淀中自己的模样。自信裹挟，自立为伴，自强至上。快乐可以感染，可以传递。得益于老伯的耳濡目染，恒久感恩，终望旗开得胜。雪季已过，时间老练地不停奔赴，愿所有付出与沉淀都能换来春暖花开。

今日岛城的雾茫茫然，云蒸霞蔚。走在路上，抬头不见屋顶，也看不清树上的鸟窠。说不清是雾，还是霾，又或者是雾霾。篮球场上的少年纵身一跃，远观似乎是翻筋斗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待雾散尽，便是晴天。郊游笼上心头。阳春三月方可持有的待遇。蝴蝶与花，扑面暗香，不发一语。你可记得最初的日子最初的梦。不必纪念或追悔，关乎不可能的陈旧与盛开。愿，成为善良的女子。

在冬去雪落、春来风扬的更替里，时间游弋到了2016年的三月。三月里的某一日，我将“落地生根”种植在了“锦兰”的花盆里。嗯，时间，落地后便生根。未来，如锦兰般美好。

午雨漫行

刘纯友 文学院 2013 级

今日晨读时候，舍友告知外面正在下大雨。这在懒惰的我，简直不下楼的很好理由。反正粮食足够，何必去受冷雨敲击。

楼虽可以不下，书却不能不读，字也不能不练。由理转文，虽然摆脱了高数大物，却必须整天作陪名著帖书，否则即便成绩可可，而良心依旧难安。

字帖用的是诗词精选，我比较喜欢。既美化了笔迹，又愉悦了心灵。写到一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突然停笔，抬眼窗外，只有雨丝千重，哪能闻得雨声。高楼大厦诚然好，但却从此丧失听雨之味。类似“夜阑卧听风吹雨”的意境，终究是不可复得了。

虽是叹息，然而时代的更替总会抛弃一些东西。虽然美好，但是没有必要。耳朵能听的还有很多，损失了雨声也不过九牛一毛。更何况“少年听雨歌楼上”肯定是不该的，而“中年听雨客舟中”与“老年听雨僧庐下”是永远可得的。三者只缺一，未必不可以有所替代。

练字既完，手已酸乏。此时该好好放松了。听音乐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听书也自有风味。我说的听书不是听人家说书，而是听名家朗读。这原是无奈，南地口音太重，欲普通话过关总得下药。但后来竟然喜欢上了，一次性下载了七十五篇散文诵读。我这人生活很散漫，所以播放顺序上选择随机。我很喜欢随机，而且以为缘分。

而手机里响起的文章，确实让我有天时人和之感。居然是知堂先生的《苦雨》，我突然好奇起来，陷入了一种联想。要知道，外面正在下雨呢，虽是听之不见，但视之甚明。这是冥冥中自有注定么？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要知道，我手机里一共有曲目两百多个，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苦雨》，而且天公是如此的配合。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听着，我不敢有哪怕一点点亵渎，我不知道这是赐福还是示警，我不是迷信的人，但那时我真想求神拜佛弄清缘由了。

我终于还是没能弄清楚，世界上无法解释的未知之谜实在太多，就连世界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更何况世上的存在。玄学既然不通，那就回归现实。

本来是没有下文了。但是知堂先生所描绘的“踏雨”吸引了我，小孩子，光着足，踏在雨水积成的“小河”里，那是怎样的趣味十足呀。

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来，放学路上，遭逢大雨，一般并未带伞，于是如落汤鸡般躲在人家屋檐之下。待到雨歇，马路上已是沟壑成群，水流如溪，稍大的水洼也有小河之宽了，

更大的俨然一汪湖泊。那时候看去的确是很壮观的，毕竟见识不多，以为自家小池塘已算得五湖四海了。这时候，我们孩子们往往三五成群，卷起裤管，光着脚丫，满脸兴奋而慎重地踏入水中。若要问踏入水中做什么？哈哈，君岂不闻摸鱼儿乎？没错，我们兴奋，是为了即将要摸到鱼儿，而我们慎重，是怕惊慌了鱼儿。现在看来或许可笑，但在那时我是很相信“水多的地方就有鱼”“清水莫出手，浑水一定有”的。诸位肯定以为我从来没摸到鱼，这点恰恰错了。我们经常在放学路上捡到鱼，摸到鱼也是常事。印象最深的一次，和一发小出来玩耍，路边一水洼里居然满满的都是鱼。我们当即兴奋，整个书包都装不下呢。其实，家乡小时常发洪水，有些人家的鱼塘被冲垮，到处都是“漏网之鱼”并不为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非常温馨，童趣之趣，不减当年。

只是如今越长越大，走得越来越远，衣服穿得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稳重。对于雨，亲切感是差不多彻底丧失了，更莫提踏雨而行了。人要志向高远，也要不忘从前。我今天真的好想回到童年。即使没有小伙伴在身边，我一个人好好地去感受踏雨的欢乐也是好的。

社会无形中给人很多束缚，尤其不敢特立独行。而在某种程度上，人必须冲动。如果每件事都要寻求意义，或者唯利是图。那么，生活将没有惊喜。惊喜惊喜，你不给自己惊，又何来喜呢。我今天也是。如果不是酷狗给了我一惊，我又怎会有回忆踏雨这一喜呢。只此一喜已是难得，更何况接下来的多喜临门。

首先喜的是重新发现雨声。下楼时雨不浓不烈，最适合出行。撑开伞的一瞬间，雨落在伞上的滴滴答答的声音马上触动了我。我的思绪又开始飞起来了。我仿佛又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瓦房之中。又是下雨时候，雨打在房顶的声音泠泠悦耳。时而大，时而小，时而响亮，时而微弱，时而密集，时而稀疏，大自然犹如最佳的乐师，用妙手点拨出最和谐的音符。我打着伞，站在雨中，陷入了回忆。我听到的不仅仅是雨声，隐约间还有伯母在雨中呼唤伯父回家吃饭的声音，那时伯父往往披着蓑衣，在很远的田坝或者更远的土坳悠悠地传来一声应答，还有患了风湿病的外公躺在床上那微弱的呻吟。当然，还少不了弟弟妹妹们的不知愁的嘻哈打闹的欢声笑语，童年时的一切声音突然就全部汹涌而来了，甚至曾经在大路边听到的牛叫，犬吠，都是如此清晰而坚定。我彻底回到了过去，回到了我那调皮的童年时代。

久久，久久，回忆终于结束。我的眼里满是液体，连我自己也分不清那是泪滴还是雨水。以前的美好是回不去了，现在的快乐需要自己寻找。我打着伞，没有目的地的随便走来。

我需要寻找水洼，只有水洼才会有那种踏雨而行的感觉。我向校外走，因为校内很平整，难有积水。而校外我去得不多，所以存有希望。未知的总是藏着希望。

我向南门行去。为了踏雨而行我特地穿了拖鞋。水洼还没有找到，却又被路旁植物带

来惊喜。

真是一喜未去，一喜又生。我平时绝不在雨中逗留，因为我脚步匆忙。我今天虽然也心有所求，但是必须注意周围，因为我要寻找水洼。而一留心，风景马上就到来了。

两旁乔木依次排列，犹如站岗的卫士，平日的铁血在雨中更添了几分柔情，百炼钢中夹杂着绕指柔，真是我见犹怜。花儿开得更加鲜艳了，正在秋季，却犹有如此现象，碧桃含苞，矮樱吐蕾，真是莫道人间四月芳菲尽，石大群花九月尚开。还有那一丛丛的低低的灌木，叶小枝细，却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紧抱成团，直让人无法忽视。也许这并非奇景，但是如果我今日不出门，那么我不会发现。

事情还没有结束，惊喜接踵而至。转眼间就到达南门，抬头四望，简直人间美景，水墨丹青的最佳材料。

唐岛湾的中南海令我感觉是只应天上有了。远方流岚遮天，高楼大厦成了海市蜃楼，虽知就在眼前，却疑远在天边。那种隐约，那种朦胧，真是犹如美人轻掩面纱，雪肤花貌参差是，只少一点粉雕玉琢的精致，但却多了美妙遐想的空间。艺术的留白虽是人工，已经尤为可爱。而今天然的留白，其妙处真是非言语可以形容。我本来无意造访，但现在却决意叨扰了。

拖鞋未破，水洼已有，而且就在南门外的网球场一侧。地势不平才能积水，而城市化的道路不允许有棱有角。他们讨厌积水，却从来不曾想过水洼可以成为孩子的乐园。真是天降隆恩，那地方简直最好的“小水潭”。水极清澈，其清澈不亚于柳宗元的小石潭。如有鱼，肯定也有“空游无所依”的感觉。但是无鱼也是好的，无鱼则可以大肆踩踏了，否则惊扰鱼儿，毕竟不好。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孩童了，如今再行摸鱼之事也是不可能了，我懂得与生物必须要和平共处，如此才能相安无事。

我愿意把它叫做雨潭，因为只有落雨时它才会出现，依雨而生，伴雨而深，随雨而去。

雨潭只会是我一个人的乐园，别人即使看见了大概也不过熟视无睹。属于自己的才是真正的财富。这是我这次雨中漫步的大收获。自此我即脱下鞋子，赤脚入水。潭中浮了几片落叶，尤其增添寻幽探秘之感。双足下潭，即觉凉意。仿佛踏在冰雪之中，但并不寒冷，只是舒爽之极。整个人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体内，四周水汪汪的。那种回归生命的感觉美妙极了，如果你没有体验过，那么我是没法表达清楚的。一个人生活得久了，对生命本源有种自然的渴望。而我此刻似乎就满足了这种缺陷。这种美好无足与外人道。我只知道，我爱这种感觉。

享受了一会，觉得够了，也就离开。有句话叫“饮酒不过酩酊，看花不至离披”，我深以为然。

光哥钓鱼续

扬言

光哥说：“我有一个梦想。”

那晚的酒喝得比较惨烈，加上伟哥在场，所以场面更加嘈杂。为什么有伟哥就嘈杂呢？因为伟哥对炒菜或者说对美食的研究胜过他的专业，再加上他光说不练，这种场合不摆乎摆乎，复习复习，容易遗忘或者说容易失传。扬言在喝酒时话够多的了，仙河镇的赵哥深有感触。一次老赵来访，光哥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位新朋友，保证扬言喝酒时一句话不说。果然那晚扬言就没机会发言，令老赵再次深有感触。这位新朋友不说大家也知道，是伟哥。

在那样的嘈杂里，光哥说，我有一个梦想。顿时安静下来。伟哥的筷子上还夹着一块大肠，就那样停在空气里，看着光哥。光哥脸色已经由红转白。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光哥继续说：“我要是有了钱，我就买一艘游轮！”大家松了一口气，伟哥把大肠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正准备询问原因，光哥说：“天天漂在海上钓鱼去！”场面重新混乱，伟哥说：“我也有一个梦想，我要是有了钱，天天租个游轮钓鱼。”扬言终于有机会接上一句：“我有一个梦想，天天陪伟哥或者光哥在游轮上钓鱼。”

光哥为什么有这样伟大的梦想呢？原因很简单，光哥那天去海上钓鱼了。一大早周哥就吆喝伟哥，天这么好，赶快租个渔船到海上钓鱼去。租个渔船到海里钓鱼一直是大家的渴望。王兄曾说，你们钓鱼就得到海上钓去，在岸边哪能钓到鱼啊？王兄继续说，我在老家时跟着我哥的渔船海钓，一上午时间，钓的鱼最后用了三辆三轮拉！大家听得眼睛都直了，就是按照光哥酒后说话扣除一半水分计算，一个半三轮来拉，那是多少鱼啊。

那天是10月17日，光哥10月10日光荣掉海一周纪念日。伟哥辗转联系到渔船。大家呼啦啦奔到海边，一路还憧憬着能钓到多大多猛的鱼。光哥甚至重申如果钓到美人鱼宁愿再次湿身的承诺。看到船了，伟哥有些失望，客客气气地问船家，这么小的小船还300块？船家说，现在是捕鱼期，租船就贵了。

大家还是上了船，离了岸。海龙王一看光哥光临，就有些骚动，也就是戴着光哥的眼镜有些发晕。结果海面上就有些波澜，小船就开始随波晃荡。大家就双手握紧船沿，哪里还有第三只手操弄鱼竿啊？首先是伟哥脸色煞白，那感觉就像海龙王戴上了光哥的眼镜。伟哥说，我怎么感觉我没转，但是这蓝蓝的天上的白云在转呢？光哥就笑话伟哥，这么大年

龄了还晕船。说话间，伟哥就哇哇地吐了，一股大肠味道。这小子难道每天晚上都吃大肠吗？光哥脸色大变，在大肠味的熏陶下，也忍无可忍，往黄海水域富营养化趋势推波助澜，再做贡献。简单地说，光哥也吐了。伟哥吆喝着，赶快靠岸，赶快靠岸，受不了啊。光哥说，靠岸，靠岸，这小子在，一船人都不得安宁。

于是小渔船嘟嘟地靠岸，伟哥爬上岸，踩在礁石上大叹，还是大地稳健啊。而光哥还在船上硬撑，感觉每一片波光都像鱼儿在晃荡。其实这是海在施展诱惑神功。光哥一阵晕眩，脑袋里一片粼粼波光，在那波光深处，光哥分明看到美人鱼在微笑……

各位，不要以为发生了什么故事，光哥根本就没有掉进海里。他把自己放平在狭小的船舱里，指着天上的白云，幽幽地说：“上去，上去。”光哥当然不是要上天上去。大家连拉带拽把光哥搞上陆地。只见光哥站在那里 piapia 地晃荡，抬起一只脚了，但是不迈出去，探雷似地闪。我说光哥你还海大毕业呢，到大海里实习过吗？光哥说，你小子石大毕业，吃过“大石”吗？由于光哥处于半梦半醒状态，他把“石”念成了第三声，我就不跟他计较了。估计就是这个时候，光哥有了一个雄伟志向，或者说是远大抱负，或者说是伟大梦想。直到晚上，在青啤的浇灌下，他重新找到了当时躺在船上的感觉，想起了自己的梦想。虽然此行颗粒无收，但是用 300 元买一个人生目标，对于光哥来说，值！

一言以蔽之，光哥对不是游轮的海上垂钓心生畏惧。

10 月 25 日，又是一个周末，我在东营。傍晚时分，周哥电话，说光哥又掉到海里去了！我说，不会吧？周哥说，不信你跟他打电话，电话又完了！

上次光哥掉海后，损失手机一部。周哥给了他一部新手机，功能还没整明白呢，又完了。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那天依然阳光明媚，周哥带了几个学生去海边考察，就是看看那些礁石，什么性质，什么年代，顺便钓钓鱼。光哥一看这个不是在海上漂移，就去了。

那天，学生们对石头不感兴趣，但是对钓鱼非常喜欢。他们在周导、光导的指导下，纷纷尝试。每钓上一条小小鱼，学生们都欢呼雀跃。实践证明，教书育人不仅仅在学术上。相信学生们对这样快乐的经历，也会在记忆深处扎根很多年。更何况，他们随后还目睹了光哥掉海的精彩一幕。

那天，光哥其实也很兴奋，没想到自己幼儿园级的钓鱼水平，也能体会到导师的感觉。在实践中，光哥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有上次掉海的经验教训，所以时刻提醒自己脚踏实地、脚下生根。光哥做到了，很完美的经历。大家收竿，准备打道回府。这个时候，光哥发现自己的手很脏，在折腾那些海蚯蚓时，留下了斑斑血迹和点点泥沙。为了进一步维护导师形象，光哥决定洗洗手。

光哥在岸上环视，远处真有台阶可下。但是他判断直接跳到礁石上也没有问题。于是

光哥跳了。故事发生了。光哥发现摩擦力太小，在他晃荡着双手寻找平衡的大约1秒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判断非常后悔。然后非常绝望地掉了下去……

光哥的击水声惊动了周哥，周哥回头，看到光哥正站在那里不停地甩啊甩，甩啊甩。周哥以为他抓到了大鱼呢。其实光哥是在甩手机。这次他还比较清醒，在海里滚一圈后，马上就掏出手机，抠出电池，站在海里就开始甩啊。学生都奔过来询问，光哥说没事没事。怎么会没事呢？光哥你乘车坐的位置还湿了伟哥的屁股呢。

光哥郁闷地回家，光嫂非常惊讶。光嫂从理论上对光哥掉海现象进行了分析，具体理论依据此处不便发布。总之光嫂语重心长地说，事不过三，已经两次了，你要悬崖勒马，浪子回头，熊瞎子面前快装死啊。据说光哥点头哈腰，连说是是，并下定决心，从此戒钓。

所以各位别指望扬言对光哥钓鱼还有什么续集。汪总如果感觉拍片子素材不够，请耐心等待，等待光哥买豪华游轮吧。



琴诗雅集

“为你读诗”重拾校园诗歌文化



“这个春天本来已经够美了，竟还有人喜欢在春天里写诗、读诗，于是，就像在心爱的园子里丢了一粒籽儿，满满一地都长出了好心情！……”在首届“为你读诗”沙龙的尾声，石油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张卫东为同学们朗读了自己在收到沙龙邀请时写下的诗句。

彼时正是暮春三月草场莺飞的时节，又逢第十六届世界诗歌日来临前夕，由化学工程学院主办的“为你读诗”沙龙让全校的诗歌爱好者们拥有一次美好而纯粹的相聚，师生们吟诵出自己心中最美的诗歌，给这春日的校园增添了一抹迷人的景色。

追溯石大历史，诗歌文化很早就在我校生根发芽，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1955年，十几位热血青年就组织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海燕诗社，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社名“海燕”，1956年创办刊物《海燕诗刊》，1956年至1980年邀请过冯雪峰、老舍等多位文学大师到校讲座。在那文化形式匮乏的年代里，大学生的课余活动单调，诗歌是青年人借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海燕诗社自成立以来，经历过数次兴衰，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音乐作品，涌现出许多诗歌爱好者，为我校诗歌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做出了许多贡献。

与那些年的繁荣相比，由于缺少创作和展示的平台，诗歌文化在我校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目前诗歌文化只在小部分人中传播。对此吴文山表示：“诗歌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审美观，开阔人的思维，可以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诗意地表达出来。诗歌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应该在校园里广泛传播。”

张卫东说，诗歌如同一扇窗，让你在雾霾天气里推开，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为你读诗”沙龙便是这么一扇小窗，让全校和社会上的诗歌爱好者从个人的书桌前走到了台上，让你在这个春天打开窗与诗邂逅。

整场沙龙以我校原创歌曲《思美之歌》的小合唱为开场，分为“娉婷”、“逢春”和“锦绣”三幕进行——“娉婷”表达了对女性的赞美和祝福，“逢春”表达了对春天的歌颂，“锦绣”表达了对自然风光的赞美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朗诵的诗歌中，有古代的绝唱，有近现代的佳作，也有我校学生的原创诗词。一首首或优美或激昂的诗歌伴着美妙的音乐，从朗诵者们的口中倾泻而出，我们仿佛能够身临其境到顾城的《门前》，体味那平淡而美好的爱情；随着彼得森慢下来的脚步，感受悠闲自在的生活；在诗歌与钢琴、古筝和书法的融合里，倾听枫桥夜泊的钟



声；跟随王畚吟诵的唱词回到“钗头凤”里的那场重逢，看那满城的春色和摇曳的绿柳……

沙龙进行到尾声时，在场观众在吴文山邀请下纷纷上台朗诵，最后在所有人共同朗诵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落下帷幕。为了这次活动精心准备了10天的张政同学说，“诗歌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在这里朗诵我喜欢的诗歌，我很开心。”海燕文学社的刘怡含也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真心希望我们学校的诗歌文化能够一直灿烂下去。”

“虽然你不缺少丰盛的美餐，但有你的口中难得一掬清冽的甘泉。虽然你的行囊已经塞的满满，但送你这支短笛与疲惫的心灵做伴……”诗歌便是这样一捧清泉，让我们喝到嘴里时感觉到满腔清甜；诗歌就是这样一支短笛，让我们忙碌的生活有

一个间隙稍作歇息。当人类发展到物质很丰富的时候，仍然少不了诗歌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这是人类精神上的回归。

他们憧憬着能在春日的微风中遇到十个海子，在夏日的池塘边看那尖角小荷，在秋日的草地上数落叶的金黄，在冬日的寒风中等不远的春光，他们看四季轮回，执诗意不悔，他们是诗歌的主人，他们也是我们。

活动背景：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3月21日为世界诗歌日。“为你读诗”中国世界诗歌日音乐会由于丹、郑中翰等2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翘楚联合发起，并在全国各地寻找“为你读诗”沙龙活动主人。我校辅导员薛慧成功申请下了青岛地区的沙龙活动，3月20日晚，我校首届“为你读诗”沙龙活动学校出版社党委书记吴文山、石油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张卫东、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邹维忠、琴岛吟诵社副社长王睿等领导和老师应邀参加。

“为你读诗”活动创始人泛华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杰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高校是青年人集聚的地方，他们追求理想与真理，心中充满着诗意与激情。大学生思维活跃，热爱生活，所以在高校中举办诗歌沙龙活动正是给青年人回归自我的最佳方式之一。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诗歌里找到最真实的自我，真正地享受诗歌给灵魂带来的自由。”

(化学工程学院 赵明超 魏梦吉 侯玉洁)

